五禮通考

コロ2
1062
77

七十七

門口 12
號 1062
卷 77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賓禮一

天子受諸侯朝

蕙田案易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賓禮之大者莫先于朝朝之別名曰覲曰宗曰遇舜典云乃日覲四岳羣牧又云肆覲東后又云羣后肆朝禹貢云江漢朝宗于海惟遇禮不見於古然以上三者推之則朝覲宗遇之名虞夏以前固已有之先儒謂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故經傳多言朝覲而罕及宗遇又對文言

之則朝覲宗遇其時其儀有別散文則皆云朝故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則覲亦云朝春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公朝於王所冬公朝於王所則宗與遇亦云朝也儀禮惟有覲禮一篇今博引諸經傳之文以補之統名曰朝不復區分云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注親謂使之相親附賓禮之別有八鄭氏鍔曰天子之於諸侯以分言之則君臣以情言之則賓主故先王不待以純臣之義而以賓禮親之彼安得不吾親哉）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注此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

鄭氏鍔曰朝宗則在朝時則用春夏其位則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說者以為萬物交際之時以象生氣之文人君則於堂下而見之所以通上下之情覲遇則在廟時則用秋冬其位則一於北面說者以為萬物分辨之時以象殺氣之質也人君則於堂上而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記曰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益朝禮出迎賓則下堂覲禮不迎賓則不下堂也朝則天子當宁而立宁者門屏之間以象陽之出布散於外覲則天子當扆而立扆者戶牖之間以象陰之入收藏於內此又朝覲之別也

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注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孤卿）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注此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協皆攷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

易氏祓曰此即大宗伯所謂賓禮也大宗伯詳其賓禮之名大行人又以詳其命諸侯之實然宗遇會同亦或總以朝覲名者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氏謂夏宗依春此圖事陳謨皆所以責其始冬遇依秋此比功協慮皆所以考其終故曲禮言朝覲而經亦多以朝覲為主至于會同之發禁施政又因朝覲之時而行其禮故經亦謂之大朝覲此朝覲宗遇之名雖異而先王行禮之意一也

禮記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于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疏案宗伯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若通而言之悉曰朝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秉圭束帛載龍旂弧韣乃朝又春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經曰公朝于王所知朝通名也但朝覲宗遇禮異耳天子當依而立是秋于廟受覲禮也諸侯來朝至于近郊王使大行人皮弁用璧以迎勞之諸侯亦皮弁從使者以入天子賜舍諸侯受舍聽天子之命其朝日未出之前諸侯裡冕先釋幣于其齊車之行主天子衮冕在廟當依前南面而立不日質明諸侯自廟門外位天子使上擯進諸侯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王而再拜所迎賓諸侯自廟門外位天子使上擯進諸侯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王而再拜所以奠圭王者卑見于尊奠贄不授也擯者命升西階親授諸侯于是坐取圭王升堂王受玉是當依而立之時也王既受玉而諸侯降階東北而再拜稽首擯者延之使升成拜是北面曰覲時所以同北面也覲遇秋冬陰氣質歛故不布散天子當宁而立者此謂春夏受朝時也謂天子受朝于路門外之朝于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王既立宁諸侯次第而進諸公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陽氣文也故因文而分布也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皋門外陳介也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傳辭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入至文王廟門天子還服朝服立于路門之外諸侯亦陽服朝服執贄而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宁以待諸侯次第而進故云序進謂入應門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惟享有迎諸侯之禮

葸田案熊氏之說為長

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注事謂征伐

樂記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

祭義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

經解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中庸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疏厚往謂諸侯還國王者以其財賄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侯貢獻使輕薄而來

朱子章句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受諸侯朝

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孟子〕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

〔朱子章句〕述陳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

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五經異義〕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于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其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為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

右朝覲宗遇名義

〔書舜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傳〕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鄭氏康成曰巡守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偏

朱子曰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天子則亦巡守之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

蕙田案此唐虞朝覲之期羣后四朝鄭氏以爲歲一朝朱子蔡氏以爲四歲一朝以理推之朱蔡爲長蓋唐虞以前諸侯萬國其地遠近不同必每歲分四時而迭來是率天下而路也又鄭志答孫皓問曰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諸侯閒巡守夏殷之禮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孔穎達以爲夏殷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然則舜時四朝其制亦當略同但舜時分諸侯爲四部四歲而徧合巡守之年爲五年一朝夏殷分諸侯爲五部

五歲而徧合巡守之年則爲六年一朝也孔傳以四朝爲巡守會朝方岳之下不指來朝而言案上文東巡守云肆覲東后已見方岳之朝此處不應重見孔說疑未然也

觀承案朱子此條極明下大行人之歲一見二歲一見三歲一見云亦即是此例耳蓋言歲一見者乃巡守明年之第一歲也二歲一見三歲一見者亦是第二歲第三歲非謂每一歲每二歲每三歲也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傳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傳觀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疏此篇說六鄉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戰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顧昭明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相當也叔向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爲前代之法脅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遍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

蘇氏軾曰一朝畢朝也朝以遠近爲疏數六年而徧五服畢朝也

周禮秋官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注要服變服也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

里相距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覲秋或遇冬

世壹見注九州之外夷服鎮服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春秋傳曰杞伯也以夷禮故曰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歲又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

蔥田案此成周朝覲之期周公制禮分天下以為六服而酌道里之遠近定朝會之踈數侯服歲朝甸服二歲而朝男服三歲而朝采服四歲而朝衛服五歲而朝要服六歲而朝計六年之內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再朝采服衛服要服皆一朝而六服之應朝者徧故曰六年五服一朝尚書舉其綱周禮分其目其實無二法也至十二年王巡守諸侯畢朝于方岳之下則侯服十二朝甸服六朝男服四朝采服三朝衛服三朝要服再朝而六服之朝期一周尚書云又六年王乃時巡周禮十二歲王巡守殷國亦一法也周禮言六服書何以止言五服不數要服也先王之制重內而略外故武成云邦甸侯衛而酒誥及康王之誥亦云侯甸男采衛不及要服也孔疏不明其旨乃以五服一朝為諸侯親朝周禮所云見者為遣使入貢案大宗伯春見夏見秋見冬見時見殷見凡云見者皆諸侯親見天子不得以遣使當之孔疏誤矣蘇氏軾六年五服一朝最明快

觀承案成周朝覲之期與唐虞夏殷異者唐虞分四年夏殷分五年成周分六年故唐虞曰群后四朝夏殷曰五服一朝成周曰六服

一朝若六年之內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
再朝則非六服一朝矣且疏數不均之甚而
侯甸男三服不免有國君道長之勤恐未可
爲定論也宜並存以俟來者

禮記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五年一朝（注）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
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
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疏）昭三年左傳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
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而晉文霸時亦應有比年
大夫之聘但子太叔略而不言此亦據傳文直云大聘與朝不云比年小聘案左
傳三年聘五年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于天子則文襄之制諸侯
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又鄭駁異義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以為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非虞夏及殷法也熊氏或以此為虞夏法
或以為殷法文義雜亂不復相當曲為解說其義非也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者
案尚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其
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是也案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
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為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為四部四年又徧總是五年一
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案鄭注尚書四方
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則非五年乃徧又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
鄭注今所不取熊氏之說非也虞夏之制但有歲朝之文其諸侯自相朝聘及天
子之事則無文不可知也春秋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

之制也案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答云古者據時而
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虞夏殷之時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典禮不可得而詳如鄭志之言則夏
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為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
者朝罷朝諸侯亦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
侯是再相朝也如鄭之意此為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以夏與
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群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連言夏其實虞也
故鄭志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今知諸侯歲朝惟指后虞也其夏殷朝天子及
自相朝其禮則然其聘天子及自相聘則
無文也云周之制以下周禮大行人文
吳氏澄曰書言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謂不當巡守之年每年一
方諸侯來朝周而復始則是各方諸侯每五年而一朝京師也

蕙田案此晉文霸時之制五年一朝蓋取唐
虞之法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則周禮邦交之
正法也孔氏穎達曰周室既衰政在霸主不
敢自同天子以明王舊制大煩諸侯不敢依
用故設此制以簡之

春秋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
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注歲聘以修其職業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　疏尚書周官同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如彼文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即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尚書正合杜言巡守盟于方岳闇與彼義符同明是周典之舊法也而周禮之文不載此法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以彼為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與此傳文無由得合先達通儒未有解者古書亡滅不可備知然則尚書周官是成王號令之辭尚書之言定是正法左氏又與彼合言必不虛周禮又是明文未得不信蓋成王周公之時即自有此二法也又周禮每歲一見惟言貢物何必見者即是親朝各計道路長短或當遣使貢耳先儒謂彼為朝未有明據大行人又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巡守之歲周禮同于尚書六年一朝尚書何必遵禮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元以為時見無常期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合諸侯而命事焉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見鄭以時見無常期者出自鄭之意耳非有明文可據也殷見是此再會而盟時見當此再朝而會未必既如鄭說時見為無常期也蓋此傳及尚書是正禮也大行人歲一見者是遣使貢物非親朝也今此上聘朝會雖以為諸侯于天子之禮其諸侯相朝亦當然也其昭明于神雖天子于諸侯之禮然王宮之伯及霸主亦得于諸侯為盟故晉為盟主以此告齊令齊受盟也必知此朝聘文兼諸侯者以釋例引明王之制八聘四朝云文裹之明歲聘間朝兼諸侯相朝也知盟年朝會俱行者以傳云再朝而會故知盟年朝會不廢也又云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再聘以行朝故知朝年不行聘禮

王制孔疏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貢達服虔皆以為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為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為不知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是鄭以歲聘間朝文無所出不用其義也言晉文公但強盛諸侯耳何能制禮而云三代異物乎是難許慎之辭也

盛氏世佐曰此諸侯之邦交也故晉為霸主而叔向舉以告齊歲聘即比年小聘也間朝謂朝無定期惟以王事閒暇之時行之成十三年傳云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亦此意也朝既無定期則會盟之取節于朝者皆無定期矣朝會之屬皆不為立期限者所以寬諸侯使得視其遠近親疎以為之節也所謂明王之制蓋如此如注所言則十二年之間政繁期促乃爾豈得為周典之舊法哉且與尚書周禮皆不合而疏家曲為附會過矣書云六年五服一朝謂六年之間而諸侯來朝者徧也其義正與大

行人所言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者合書止言五服者不數要服也汪氏克寬曰衛服之外聖人雖制之服令蕃國世一見而不必其來非若五服一歲至五歲各以所貢來見也考之武成止曰邦甸侯衛酒誥康王之誥亦止曰侯甸男采衛而蠻夷鎮蕃不與焉於此不必辨其服之異而自得其說之同矣

蕙田案此周初朝方伯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者得之自賈服杜諸儒以爲朝天子又爲十二年六朝再會一盟之說而孔穎達遂以尚書之文附會之以再朝而會當六年五服一朝以再會而盟當十二年巡守至以間朝爲三年一朝則古無此法惟周禮男服三歲一見爲近之然舍侯甸采衛而獨舉男

服亦無是理也盛世佐引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以證間朝之義可謂發前人所未發

國語周語先王之制邦內甸服注邦內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京邑在其中央故夏書曰五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自商以前并畿內爲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爲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謀父諫穆王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爲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是也周禮亦以蠻服爲要服足以相況矣邦外侯服注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侯甸男采衛是也凡此服數諸家之說皆紛錯不同惟賈君近之蠻夷要服注蠻蠻圻也夷夷圻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服此言蠻夷要服則夷圻之外謂之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戎翟荒服注戎翟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也四千五百里爲鎮圻五千里爲蕃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翟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甸服者祭注供日祭也此采地之君及周侯甸男采衛之君其見無數侯服者祀注供月祀也堯舜皆歲見賓服者享注供時享也享獻也周禮甸圻二歲

而見男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
皆以所貢助祭于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服六歲一見荒服者王注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
注日祭祭于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注月祀于曾高
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時享注時享于二祧歲貢注歲貢于壇墠終王注終謂
會語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
一相朝也注賈侍中云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五年之
間四聘于王而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唐尚書云先王謂
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昭謂以堯典相參義亦近之然此欲以禮正君宜用
周制周禮中國及五服遠者五歲而朝禮記曰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
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謂此也
晉文公霸時亦取于此禮

惠田案國語論朝期者二條周語祭公謀父
所言是周制會語曹劌所言是唐虞之制
陳氏禮書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因朝以入貢則遠者不疏邇者
不數不疏者不至于罷矣侯服歲一見向服二歲一見男服
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侯服每歲朝甸服
二歲朝男服三歲朝采服四歲朝衛服五歲朝要服六歲朝而要服朝之歲五
服盡朝于京師則侯服更六見甸服更四見男采衛各二見矣書曰六年五服
一朝而不及要服者以其當朝之年而不數之也又六年王乃時巡則從王巡
守各會于方岳矣晉叔向曰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間聘以講禮再聘而會以
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先儒以為間朝在三年再朝在六年再會在十二年
而再朝再會之年適與書合則叔向以為明王之制乃周制也然周三年一朝
男服之禮耳叔向之言特為男服而發何耶考之周禮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此
之為歲聘服之見有歲方之見有時此之謂間朝朝有常歲而會盟無常期故
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同疎于朝而盟又疎于會此所以言再朝而會再會而
盟非謂會必六年盟必十二年也然則六年盡朝于京師與有事而會者異矣
大宗伯殷頫曰視鄭氏謂殷頫者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使卿以大禮衆
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賈公彥謂甸服二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朝
男服三年六年九年朝采服四年八年朝衛服五年十年朝而元年七年十一
年甸服采衛皆不朝矣故知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也然覲康于即位太
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各執壤奠咸進陳戒則
天下諸侯莫不盡朝矣自此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以至三歲四歲五歲
六歲一見者皆以元年為始未聞元年獨一服朝也又行人云殷頫以除邦國
之慝蓋邦國有慝諸侯乃使其臣行衆頫之
禮則衆頫亦無常期此鄭賈立說之誤也

惠田案書者之五服一朝與周禮侯服歲一見
以下本無二法而孔疏強分之左傳歲聘間
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與書之六年一朝非
一法也而孔疏強合之陳用之調停其說謂
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于京師然六服盡朝

惟十二年王不巡守乃有之經云六年五服一朝者謂六服遠近六年而遍非謂五服盡朝也且男之於采采之於衛相距各五百里其遠近不等故有三歲四歲五歲之限今如用之之說則六年之內既有當朝之期又有盡朝之期采服雖云四歲見衛服雖云五歲見實與男服之三歲見者等耳豈所謂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者乎陳氏又駁鄭康成元年一服朝之說引書康王之誥以證之其說甚辨愚竊以爲不然何者六年一朝十二年一巡守論六服之朝期當以巡守之明年爲始鄭氏所謂元年一服朝者正謂巡守之明年明年甸服來朝乃十二年中之第一年非以是爲即位之元年也六服分歲而朝者禮之常故可以年計因即位而五服盡朝者非禮之常不可以年計陳氏乃比而同之其不然矣

觀承案書之五服一朝與周禮侯服歲一見以下本無二法此論最精可知孔疏之非矣然則魯語四方諸侯五年申四王一相朝者正所謂五服一朝也而周禮則曰六年五服一朝者蓋荒鎮蕃統于要服來朝於第六年而五服諸侯則已于第五年而徧也此六年本夏殷時巡之歲然時異事變有不可一例者故又六年而王乃一巡焉則是五服已再朝而非止一朝此則周禮之與夏殷不同者

耳

附論四方朝春宗夏覲秋遇冬之期

周禮大宗伯賈疏六服之內謂要服以內侯甸男采衛要之等四時分來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覲之歲盡來覲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遇也

大行人賈疏案馬氏之義六服當面各四分之假令侯服四分之東方朝春南方宗夏西方覲秋北方遇冬南方侯服亦然西方北方皆然甸服以外皆然是以韓侯北方諸侯而言入覲以其在北方當方分之在西畔故云覲鄭答志云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若然鄭不與馬同觀此注似用馬氏之義者鄭既不與馬同今所解云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據王城東方或宗夏據王城南方或覲秋據王城西方或遇冬據王城北方

禮記王制孔疏六服各以其服數來朝皆當方分為四部分隨四時而來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是分別各為四方也近東者朝春近南者宗夏近西者覲秋近北者遇冬故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近于西故稱韓侯入覲鄭云秋見天子曰覲又鄭注則堂位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于東方近東故也以此言之則侯服朝者東方以秋南方以冬西方以春北方以夏以其近京師舉此一隅自外可知悉

王氏與之曰愚案古人封建諸侯有人民有社稷焉若以春則東方諸侯皆來夏則南方諸侯皆來卒不幸有乘間而起如昆夷玁狁之難孰從而折衝禦侮之空其一方同時畢集斷無此理苟縱其自便不朝京師萬一有專權難制之事如唐之藩鎮又何以為制馭諸侯之權要知三者欲親諸侯必設為可親之禮或不能朝于春則可以宗于夏或不能朝于秋則可以遇于冬但六年之內不可不一次來王不然巢本南方國巢伯來朝何以曰朝不曰宗韓本北國韓矣入覲何以曰覲不曰遇要知古人立為朝覲宗遇之禮于春夏秋冬之間以見四時皆來王之日而禮非有所輕重于其間

蕙田案六服就王畿而言則以王畿之東西南北為四方就每方而言又各別為四方假如侯服在王畿東者四分之以近甸服者為東方近王畿者為西方近南者為南方近北者為北方其餘三方皆倣此遇當朝之年各隨其時而至則每方諸侯朝天子者春夏秋冬惟四之一耳倘有外患不難折衝禦侮之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正與馬融說合賈疏故為分別誤也

右朝覲之期

周禮考工記王人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名王曰冒者言德能覆冒天

圭下也四寸者方以尊執圭以小為貴〔疏案書傳六瑞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注云君恩覆之臣敢進是其覆冒之事案孔注顧命云言冒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不言冒以覆蓋天下者義得兩含故注有異此冒據朝覲諸侯時執之詩殷頌云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注云小球尺二寸大球長三尺與下國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彼據天子與諸侯盟會故云結定其心故執鎮圭不執冒也〕

尚書大傳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卑此所謂諸侯之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

陳氏禮書上覆謂之冒下冒上亦謂之冒易曰冒天下之道詩曰下土是冒上覆下也說文曰冒地而生農書曰土長冒橛下冒上也

珽 圭謂之琱則覆下而

已四寸所以冒四方邪刻之所以驗群瑞天子執之以朝諸侯則子男之璧亦在所驗其詳不可考也諸侯之朝天子執瑞圭搢象笏及輯瑞圭而以琱驗焉蓋各執其所搢者禮曰見于天子無說笏是也孔穎達曰冒圭王與諸侯會盟所執者然詩言受小球大球長三尺王與諸侯朝覲所執者小球尺二寸大球則小球者蒲璧穀璧之類大球者桓圭躬圭之類而天子授之則非二尺與三尺之圭矣穎達之言豈非惑于詩傳之說歟

又曰書曰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詩崧高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於王爾雅曰介大也又曰圭大尺有二寸謂之玠夫王之大圭長三尺則尺有二寸所以錫諸侯者也諸侯之圭長不

過九寸錫以尺有二寸使賓之而已書于介圭言太保承之于瑁言上宗奉之書之介圭即大圭也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見諸侯則執瑁圭而大圭不搢則太保承之耳此承與奉所以不同也孔安國以書之介圭爲王之守圭長尺二寸者毛氏以崧高韓奕之介圭爲公之守圭九寸者鄭氏以崧高之介圭爲所錫之圭尺二寸者以韓奕之介圭爲享王者然王與公之守圭曰鎮圭桓圭而已不謂之介其義當從鄭氏之說

葸田案以上天子所執之圭

春官大宗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以桓爲瑑飾圭長九寸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縛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王蓋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瑑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

未成國也　疏此所執謂朝時云雙植謂之桓者桓謂若屋之桓楹以其宮室在二王得桓楹乃安若天子在上須諸侯衛守乃安故云安其上也云桓圭蓋以桓爲瑑飾者以無正文故云蓋也鄭破信爲身者古者弢申字皆爲信故此人身字亦誤爲信也身圭躬圭皆以人形爲飾若不麤縛爲異則躬何殊而別之故知文有麤縛爲別也

陳氏禮書桓強立不撓而以安上爲任故公圭琢之身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侯外而蔽內屈者卑足以長人而可以養人故璧琮以穀男不足于養人而可以安人故璧琮以蒲圭者天之用璧者地之體盡其用者必盡其體得其禮未必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同也然王之三公八命其服七章之驚冕其執之寸之信圭及大射則王驚冕故公降服毳冕則執躬圭而已此禮所謂曲而殺也易曰艮其身止諸躬也爾雅曰身我也躬身也蓋屈身爲躬信則身可知鄭氏改信爲身不必然也桓說文作𣏌

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注二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于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諸伯執躬圭子執穀璧五

寸繅藉五寸諸男執蒲璧注繅藉以五采韋表板若莫玉則以藉之小行人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注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為信

蕙田案鎮之為瑱古字通用

陳氏禮書大宗伯作六瑞自王以下皆言執小行人成六瑞自王以下皆言用則執者自人言之也用者自王言之也執之所以行禮用之所以合符宗伯典瑞行人皆言執特小行人言用則行禮非小行人所專掌特掌其合符之事而已若夫不施於行禮合符則寶而守之此玉人所以又言守之也覲禮侯氏入門坐奠圭拜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擯者延之升成拜乃出蓋于是時安玉于崇坫之上明堂位所謂崇坫康圭者是也若夫壇壝宮之禮則諸侯升受王玉王授之於宰宰賈公彥曰壇上無坫當約聘禮側授宰玉其說或然

考工記玉人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

禮記禮器圭璋特注圭璋特為瑞無幣帛也

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注贊大行者書者名也藻藺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疏博三寸者謂圭博三寸也厚半寸者謂圭與璧各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者謂圭與璧剡殺也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玉也者言五等諸侯圭璧長短雖異而俱以玉為之也藻謂以韋衣板以藉玉者三采朱白蒼也六等六行也謂畫上三色每色為二行是三采六等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者案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寸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是也既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為二等相間而為六等也若五等諸侯皆一采為一就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為一就故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二采故二就其藻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典瑞又云璪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共一

就也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則典瑞云繅五采五就亦一采為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寔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

陳氏禮書王之藉以繅而繅之長眡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而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王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也繅或作藻冕繅織絲為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為之亡據也繅可垂可屈則廣于玉矣鄭氏謂各眡其玉之大小亦亡據也雜記贊行人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然子男執璧則博剡者公侯伯之圭而已子男之繅二采再就則三采六等者公侯伯之繅而已鄭氏曰作此贊者失之矣其說是也然則圭繅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謂皆元纁繫長尺絢組是也璧繅蓋亦然春秋傳所謂楚康王再拜皆厭辨注疏以有藉無藉為繅藉

禮記曲禮孔疏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于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于兩端令垂向于下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褖衣故云有藉者則褖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襲蓋褖衣謂之無藉者則襲此謂執玉之人朝聘行禮或有褖時也云圭璋特而襲者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皮馬既不上于堂其上惟特有圭璋圭璋既是寶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覆襲之故云圭璋特而襲也云璧琮加束帛而褖者謂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既有帛錦承玉上惟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褖之故云璧琮加束帛而褖也此明非但人有褖襲其玉亦有褖襲之義此皇氏之說熊氏以為上明賓介二人為褖襲圭璋特以下又明賓主各自為褖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褖亦是也其藉玉之藻鄭注覲禮云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天子則以五采畫之諸侯則三采子男二采其卿大夫亦二采故典瑞云王五采五就公侯伯三采三就子男二采二就又云琮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是也熊氏云五采五就者采別二行為一就故二就也三采三就者亦采別二行為一就故再就也二采一就者以卿大夫卑二采采則別惟一行共為一就知然者雜記及聘禮記三采六等則知天子諸侯采別為二等也此是周法其殷以上則禮說含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宋均注云其殷禮

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故鄭注虞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白繒其餘謂堯舜之諸侯既以采色畫韋衣于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以為繫其組上以元為天下以黃為地長尺無事則以繫玉有事則垂為飾故聘禮記皆元纁繫長尺絢組注云采成文曰絢是也其揚襲之義者藻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木畫之也二者絢組垂之若板之藻藉則常有今言無者據不垂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襲案聘禮賓至主人廟門之外賈人東面坐故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注云不言揚襲者賤不揚也以賈賤故不言揚明貴者垂藻當揚也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注上介不襲執圭又云公襲受玉于時圭皆屈藻故賓與公執玉皆襲是也聘禮又云賓出公授宰玉揚降立是授玉之後時皆襲則所謂無藉者襲是也聘禮又云賓出公授宰玉揚降立是授玉之後乃揚也又云賓揚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者揚凡朝之與聘賓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于行享之時皆揚也知者以聘禮行聘則襲受享則揚凡享時其玉皆無藉藻故崔靈恩云初享圭璋特故有藻其餘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須藻

陳氏祥道曰玉有以繅為之藉有以束帛為之藉有藉則揚無藉則襲特施於束帛而已聘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賓揚奉束帛加璧蓋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襲揚所以不同先儒以垂繅為有藉屈繅為無藉此說非也

陸氏佃曰無藉若圭璋特是也經言繅又別言藉則藉非繅者矣藉若璧以帛琮以錦之類所謂公降襲受玉於中堂此無藉者之玉也即束帛加璧揚矣

朱子曰案鄭說兩義詞公簡略指不分明疏家所引皇氏熊氏始以垂屈言之但熊氏所云今言無者據垂之也乃與經文及皇氏并已說上下文皆相反疑其據字之下當脫一不字今已輒為補之矣至于圭璋璧琮之義則皇氏為失而熊氏得之但周禮典瑞云璧琮繅皆二采一就而熊氏亦自謂以韋衣版之藉則皆有而又引崔靈恩云璧琮既有束帛故從有藉之例而執之者揚耳陳氏陸氏藻而屈之當為無藉特以加于束帛故不須藻似亦有理則但取鄭注後說而用熊氏之義似亦有理然今未敢斷其是非故悉著其說以俟知者

劉氏彝曰此謂朝聘時爾藉者薦也非繅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執璧琮琥璜則與帛錦繡黼同升所謂有藉揚者禮差輕尚文也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襲者禮方敬尚質也揚襲繫于有藉不繫于有繅無繅

馬氏晞孟曰玉有以繅為之藉有以束帛為之藉以

繅爲藉所以飾之束帛爲藉所以將之有藉則禓無藉則襲之說特施於束帛之藉而已考之聘禮方聘之時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其襲而不禓者以未有束帛之藉故也及享之時賓禓奉束帛加璧其禓而不襲者以有束帛之藉故也後世學者以有藉爲垂繅無藉爲屈繅而其甚又有圭璋特而襲之說然則聘禮又有賈人取圭垂繅宰執圭屈繅上介執璋屈繅凡此謂垂繅屈繅可也謂之有藉無藉非也周官小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馬雖非上堂之物其爲藉也亦束帛之類而已謂圭璋特而襲亦非也

楊氏復曰繅有二種賈疏已詳然言繅又言藉者承玉繫玉二種皆承藉玉之義故言藉也但藉字又有一義曲禮云執玉其有藉者則禓無藉者則襲所謂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當執圭璋之時其入則襲也所謂有藉者謂璧琮加于束帛之上當執璧琮之時其人則禓也曲禮所云專指圭璋特襲璧琮加束帛而禓一條言之先儒乃以執圭而垂繅爲有藉無藉此則不然陳氏陸氏之言足以破先儒千百載之惑矣然何以知先儒之說爲非而陳氏陸氏之說爲是也竊詳經文禓襲是一事垂繅屈繅又別是一事不容混合爲一說方其始受君命也賈人啟櫝取玉垂繅以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垂繅受命訖以授上介上介受玉垂繅以授賈人是時授受凡四易手有垂屈之文而無禓襲之禮也及至主國行聘禮賓在廟門之外賈人啟櫝取玉垂繅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屈繅以授賓經明

言上介不襲是有垂屈之文而無褟襲之禮也逮夫賓主三揖三讓登堂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及公側授宰玉而後褟降立是主賓授受則襲既授宰玉則褟當主賓授受之時曾不見垂屈之文焉既歸反命公南向卿進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於其左又有垂屈之文而無褟襲之禮蓋主聘禮之重也主賓授玉于中堂東楹之間禮之正也方其授于賈人授于上介皆擬行之禮及贊禮者之事故辨垂屈以彰其文賓主授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爲禮之正故辨褟襲以致其敬及歸反命又於君前以垂屈爲文而不以褟襲爲禮豈非王爲聘禮設反命亦非禮之正也乎兩義不同各有其宜自鄭氏之說始差熊氏皇氏從而附會之而經意始汩然經文燦然如日星之在天又豈得而終汩之耶

蔡氏德晉曰聘禮記凡執玉無藉者襲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褟無藉者則襲王若圭璋璧琮琥璜皆是也藉承藉之義小行人職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皮馬不上於堂故圭璋特達無所承藉是謂無藉者若璧琮琥璜加於帛錦繡黼之上而升於堂帛錦繡黼在璧琮琥璜之下如物有承襲然是謂有藉者考之聘禮執圭行聘賓主皆襲所謂無藉者襲既聘而享束帛加璧賓主皆褟所謂有藉者褟朝禮想亦當然則有藉無藉以玉言褟襲以人言本文自明而所謂藉乃指帛錦繡黼之類非繅藉之藉也自鄭康成註藉爲繅孔仲達疏引皇氏熊

氏語以聘禮垂繅爲有藉屈繅爲無藉不知繅可言垂屈不可言有無也且聘禮云上介不襲屈繅授賓既屈繅矣而云上介不襲則以爲屈繅者襲可乎又云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案周禮典瑞職璧琮繅藉二采二就是璧琮雖有繅而當享時未知其或屈或垂也乃以爲垂繅者裼可乎皇氏又謂非但人有裼襲玉亦有裼襲圭璋既是實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覆襲之璧琮既有帛錦承玉惟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夫謂玉亦有裼襲尤屬穿鑿胡邦衡反承用之而以裼襲拭執玉之人爲非謂玉有繅以藉者以袒裼而露見其美無繅以承者則以物覆襲之不暴露也豈謂人自裼襲不亦是非顛倒矣乎有藉無藉之藉乃束帛之藉非繅藉之藉裼襲是一事垂繅屈繅又別是一事不容混合呂與叔劉執中馬彦醇陳用之陸農師楊信齋敖君善等辨之詳矣郝仲輿復合併爲一說且以裼襲專屬之玉而云藉以采繒包裹之所謂繅也單曰裼重曰襲玉有繅則赤手併其繅執之所謂裼也玉無藉而裼則手澤汚之鄭作有藉而又襲則握不固無藉而裼則手澤汚之鄭作裼表襲裘非是夫裼襲以裘言乃定解也郝氏何以故反之而爲此杜撰穿鑿之解乎更可怪者聘禮裼襲本指人說郝仲輿悉舉而歸之于玉而以揖手曰襲袒手曰裼等釋之至解有不可通處則割裂句讀以伸其說如裼降立則以裼字屬上公側授宰玉裼爲句如賓裼句奉束帛加璧享爲句至賓裼迎大夫賄用束帛乃還玉

禮畢故賓不復襲因以束紡勞贈還玉之卿郝氏乃以賓裼迎為句連上節還瑭如初入解而云如初入與受圭同賓裼迎與受圭異圭必呈見賓以朝服揖手承之瑭不呈故不襲而徒手併繅受之則割裂穿鑿甚矣然其說終不可通蓋以裼襲指玉說何得云裼迎襲迎也

薑田案以上諸侯所執之圭璧

右圭璧

禮記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注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為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為質襲充美亦質圭瑭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疏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褐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揖而不開則謂之為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為裼

[執]禮賈疏尸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褌衫又有襦袴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

左傳疏禮裘上有衣謂之裼裼衣之上乃有朝祭正服裘上有兩衣也襲則二衣皆重之裼則袒正服露裼衣

玉藻襲裘不入公門注衣裘襲裘不得入公門也疏凡服若襲裘異耳若襲裘之時主于文故裼裘也

不文飾也不裼注裼主于有文飾之事疏案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于敬不主于文故襲裘聘是不文飾之事不裼裘也至行享

服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注充猶覆也所敬不主于一則父也二則君也父是天性至極以質為敬故子于父母之所不敢袒裼君非血屬以文為敬故臣于君所則裼聘禮行聘致君命亦襲者彼是聘享相對聘質而享文欲文質相變故裼襲不同也

執玉龜襲注重寶瑞也疏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也若執璧琮行享雖玉裼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

無事則裼弗敢充也注謂已致龜玉也

表記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瀆也注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為敬或以襲為敬禮盛者以襲為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裼為敬受享是也

薑田案裼襲之義從來未明為註疏諸家汨

之耳今以經文証之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
緣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是裼專以袪言
而非別有裼衣襲衣也玉藻君子狐青裘豹
褒元綃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綃
衣緇衣禮服也裘上加禮服而裼則微卷其
袪以見裘之美也又曰大裘不裼犬羊之裘
不裼弔則襲尸襲執玉龜襲君在則裼無事
則裼是裘以裼爲常而當致哀致敬之時則
襲蓋一衣而可裼可襲非裼爲一衣襲又一
衣也又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
也服者裘上之服裘即服中之裘互文以見
義襲其袪則美充於內裼其袪則美見於外
故行禮之時當裼則裼當襲則襲頃刻變易
而不相因也詳蔡氏說

蔡氏德晉祖裼襲說古人衣服之制親身則以布爲
襯身單衫于祭服謂之明衣論語齊必有明衣布是
也但行禮皆當服明衣不特祭爲然故皇氏謂朝服
亦先以明衣襯身以士喪禮明衣裳用布推之可見
也于燕居謂之澤泰風豈曰無衣與子同澤鄭箋澤
褻衣近汚垢朱注澤裏衣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
之澤是也單衫外有襦衣內則衣不帛襦袴張橫渠
謂襦今之襖子袴今之褲是也襦衣之外賤者有袍
泰風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玉藻縕爲袍梅誕生以袍
爲長襦是也貴者則有裘賈洛州謂冬時襯身單衫
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是也裘之外有正服正服
者行禮時則服禮服燕居則服深衣也論語緇衣羔

裘緇衣者朝君之正服鄭風緇衣之宜兮是也玉藻
朝元端夕深衣是深衣爲燕居之正服也但古人著
衣之節其變有三曰袒曰裼曰襲袒者捲起衣袖而
露其臂也裼者捲正服之袖而露其裘也襲復衣也
或既袒而襲之或既裼而襲之也在衣曰袒在裘曰
裼故裼有袒義呂與叔云袒謂之裼不袒謂之襲是
也袒有左右禮事則左袒刑人則右袒裼則左右皆
裼故大射儀士喪禮皆言左袒禮侯氏待罪言右
肉袒而聘裼襲不言左右也袒有惟捲正服之袖而
露其裏衣者鄉射禮記所謂袒纁襦袒朱襦也有并
捲裏衣之袖而露其臂者所謂肉袒也裼則惟捲正
服之袖以露其裘而已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
裼之言狐白裘上加錦衣爲禮服而袖必捲起以露

出裘也又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襲
揜也禮服之袖捲起則裘之美露見于外不捲而揜
蔽之則裘之美充塞于內也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褒
元綃衣以裼之孔疏取熊氏說云元謂六冕及爵弁
也綃綺屬也夫六冕及爵弁禮服之正也以是爲
裼則郝仲輿謂古裼衣即是冬月之禮服豈不信乎
檀弓云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既小斂子游
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益裘之上爲禮服捲其袖而
露出裘謂之裼袖不捲而揜蔽其裘謂之襲裘當裼
以行禮之時則裼而不得襲當襲以行禮之時則襲
而不得裼表記所謂裼襲不相因也凡既袒者必襲
袒不可常也裼者不必襲而既襲者必裼敖君善謂
朝祭之衣以裼爲常故當盛禮則襲以爲敬而盛禮

畢則裼而復其常也合大射士喪聘禮曲禮檀弓玉藻之文考之而袒裼襲之義可覩矣

又袒裼襲解辨古人冬月衣裘裘上加正服其正服有裼有襲裼者兩袖微捲起以露裘之美襲則下其所捲之袖而已乃先儒之論裼襲紛紜舛錯計其謬訛凡十有六皆可援經傳以正之有謂裘外之衣有二重裼衣一重襲衣一重者鄭康成賈洛州吳草廬敖君善郝仲輿梅誕生萬充宗之説也有謂裘外之衣三重裼衣一重襲衣二重正服三重者孔仲達方性夫陳可大林次崖徐伯魯之説也夫古人裘外惟有正服孔子緇衣羔裘緇衣謂朝君正服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褒元綃衣以裼之孔疏引熊氏説以爲六冕及爵弁之色皆禮服之正也以其裼而露裘謂之裼衣亦曰裼裘以其襲而揜裘謂之襲衣亦曰襲裘其實裘外止一正服也安得或岐而爲二或岐而爲三乎其悞一也古人不以裘爲正服故于裘上加正服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狐裘錦衣以裼之即秦風所謂錦衣狐裘錦衣之上未嘗更有衣也鄭康成乃謂錦衣復有上衣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賈洛州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孔仲達則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夫鄭賈以襲衣爲正服則裼衣安所用之孔氏以正服在裼衣襲衣之外則裼襲二衣又安所用之況裘內有袍澤之屬裘外有正服而其間又有裼襲二衣則重累臃腫甚矣何以能勝周旋百拜之禮詩言衣錦絅衣裳錦絅裳乃婦人之服亦非以裼裘也

鄭氏乃據之以証褖襲之制不亦支離附會已乎其悞二也郝仲輿云古人褖衣即是冬月禮服又云裘外褖衣即是朝祭服非褖衣之外又著朝祭服萬充宗云玉藻云君在則褖夫臣之見君必朝服則褖衣即朝服聘禮既聘而享賓主必褖以將事則褖衣即禮服推此凡裘外之褖衣皆禮服矣此說自不易然褖衣既爲禮服必當著于外豈可復加他服以揜之孔子緇衣羔裘不聞更有何服以揜緇衣玉藻元綃衣以褖之不聞更有何服以揜元綃也郝氏乃云褖衣上又著則爲襲又云褖衣之外又以衣揜襲是有事示變者萬氏則云經不詳褖衣之制疑即深衣也衣裳相連全體深邃服之以揜蓋褖衣又云加深衣則曰襲不加深衣則曰褖夫深衣乃燕服玉藻所謂朝元端夕深衣深衣所謂善衣之次鄭康成亦謂深衣所以襯禮服安得反加于禮服之上乎聘禮行聘之時賓主皆襲既聘而享賓主皆褖如萬氏說聘禮盛大賓主尊嚴之際反服深衣享禮稍殺反服禮服是深衣反尊于禮服也何以爲善衣之次乎萬氏又解大裘不褖云郊時王衣大裘裘衣以褖之裘衣外更襲以衣是之謂充美夫郊祀大典裘衣盛服乃反加深衣以覆蓋之不已褻乎其悞三也正服一也而褖襲則隨時異宜表記云褖襲不相因者謂先褖而遇當襲之時則襲先襲而遇當褖之時則褖未嘗相因而不改也孔仲達曲禮疏乃云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褖衣故云褖萬充宗云去襲衣曰褖加襲衣曰襲郝仲輿云單衣曰褖重揜曰襲應子和云交錯

而相易曰裼層疊累沓而揜覆曰襲又云裼襲異宜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不以襲衣而因爲裼不以裼衣而因爲襲如諸儒説則當裼時必脱去襲衣當襲時必復加襲衣也不思聘禮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裼降立授受須臾不下堂不入次易服于何所乎射喪諸禮言袒襲者皆忽袒忽襲豈得於行禮之所忽而脱衣忽而著衣乎其悞四矣呂與叔云袒謂之裼不袒謂之襲蓋裼有袒義故經傳恒以袒裼並言詩袒裼暴虎内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是也但袒有二禮事左袒刑人右袒而裼則左右皆裼故大射士喪言左袒覲禮言右袒而聘禮於裼不言左右也鄭康成注大射云袒者左免衣又注聘禮云凡袒裼者左孔仲達曲禮疏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故鄭氏謂裼者左袒也敖君善聘禮注裼者偏免上衣見裼衣此裼亦左爲之如鄭孔敖氏之説則裼亦如袒之有左右而禮事惟左裼矣何以左右袒見于經見于史而左右裼並不見于經史乎且裼以露裘何以獨露左袖而不露右袖乎其悞五矣袒裼之别在裘曰裼在衣曰袒在體皆曰袒在體之袒袒衣而露臂所謂肉袒也在衣之袒袒外衣見裏衣所謂袒朱襦袒繡襦也裼則惟袒外衣以露裘而已孔仲達陳可大乃云或裘或葛其上皆有裼襲二衣夫裼襲止施于裘豈得兼葛言之耶其悞六矣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言裼則裘之美見于外襲則裘之美充乎内裼言裘襲言服互見耳檀弓曾子子游之弔固當言裼裘襲裘矣萬充宗則謂于裼

曰裘之褖褖在裘外也于襲曰服之襲襲在服外也豈知言裘之褖舉裘以見外之有服言服之襲舉服以見內之有裘乎乃斷以爲襲在服外其慢七矣見美充美本指裘之美而言鄭康成乃云袒而有衣曰褖孔仲達謂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如皮弁之屬揜而不開謂之襲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褖衣謂之褖又云裘之褖者褖衣上雖加他服有開露褖衣而見褖衣之美服之襲者謂所加上服揜襲褖衣而覆蓋褖衣之美敖君善亦云襲謂襲上衣不見褖衣也夫羔裘麑裘之類可言美若緇衣素衣之屬何足言美況以見美充美爲褖衣之美則是褖襲在衣不在裘而何以言褖裘襲裘也其慢八矣古人衣領之制惟深衣篇曲裾如矩以應方鄭注裾交領也古者方領

如今小兒衣領吳草廬乃有禮衣直領深衣曲領之說又云褖裘者褖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褖衣也襲裘者褖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揜蔽褖衣也林次崖徐伯魯宗其說又謂裘外之衣有褖襲及正服三重褖與襲全在第二重襲衣有直領曲領二者之異惟所當而服之夫如吳氏說襲衣即正服而有直領曲領二者則行禮或褖或襲必易服從事如林氏徐氏說襲衣有直領曲領二者而其外猶有正服則褖與襲必先脫去正服更換襲衣乃復著正服不尤迂滯乎且直領曲領之別經史亦無明文可據也其慢九矣諸儒雖以褖襲爲二衣未有能言二衣之異制者宣城梅誕生始云褖衣乃半袖單衣加于裘之上襲衣乃有袖全衣加于褖之上如其說則行禮時

忽裼忽襲而襲衣亦必忽脫忽著矣且行禮有裼時有襲時是裼與襲俱爲禮服以禮服而止半袖可乎況半袖之說亦屬無稽其悞十矣裼以見褻之美即以爲見裼衣之美亦必襲衣上無正服裼衣始露見耳方性夫乃謂襲衣之上有正服所謂裼衣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裼衣故謂之裼所謂襲衣者未嘗由揜以襲衣故謂之襲夫襲無論矣以裼言之襲衣既揜裼衣于內正服何以能露裼衣于外若此孔仲達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之說而襲衣與正服俱開露以見裼衣則欲見裼衣之美者止一正服足矣何必有襲衣則欲見褻之美者亦止一正服足矣何必有裼襲二衣有裼襲二衣必三重俱袒乃能見褻之美無裼襲二衣惟袒正服亦足見褻之美然則此二衣不誠贅設乎其悞十一矣裼褻之法不過捲起兩袖檀弓鹿裘衩袪裼之可也衩袖口也言鹿裘外之服微捲起以露鹿裘袖口可也萬充宗謂喪中之袒捲起衣袂而露其臂襲則揜之愚則謂凡袒與裼皆捲起衣袂不止喪中之袒而已賈洛州乃謂裼者袒衿前土服見裼衣萬充宗又謂古人禮服皆直領無襟褻上衣裼衣胸前褻色自然微露如袒者然皆臆說也鄭孔既以裼爲左袒矣聘禮注又以爲裼者免上衣見裼衣曲禮疏又云去體上外服見在內裼衣則似裼爲脫去襲衣矣又云開皮弁及中衣謂之裼則裼又似開露前衿矣皆騎墻之見也陸稼書云襲裘不入公門孔疏裼襲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耳然不言何樣露法想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

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其制原不一也此又胸無定見徘徊兩可不知行大禮時自有一定之制非可二三其說也其悞十二矣士喪禮左袒賈洛州以爲袒左袖孟子袒裼朱注以爲露臂古人之袒如是而已至沸氏始有偏袒右肩之語梅誕生云袒偏脫衣則是佛氏之袒非古人之袒也又云凡獨言袒但去襲而露裼言袒裼則并去裼而露肉此說近之而未盡當云言裼則去裼而露裘言袒裼則并去裘而露肉若獨言袒則惟去衣而露肉也如是義理方足而去之之言尚不能無病其悞十三也衣有袒襲見射禮及喪虞禮裘有裼襲見聘禮正可參考以明其義士虞禮言鈞袒敖君善謂外卷其袂以出臂此正袒之法亦即是裼之法萬充宗乃謂裼襲不得與袒裼相混

喪虞射禮之袒襲與裼襲不同又與袒裼不同亦不可混而以先儒註裼襲皆不免與袒裼混爲病不亦好爲離截而無當乎其悞十四也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鹿裘橫長袪袪裼之可也蓋喪至期而練其時有功衰爲禮服以象吉時深衣練衣之制黃爲裏淺絳色爲緣冬時以鹿皮爲裘而橫長其袖衣于身爲縱袖于衣爲橫未練之時袖皆短至此則長之也袪裼之者鹿裘外加練衣則卷起練衣之袖以露鹿裘之袖也如鹿裘上加功衰衰袖短亦露鹿裘之袖陳用之所謂裼受服以見鹿衣之美也故鹿裘止惟加一服行禮時則加功衰燕居則加練衣孔仲達以練衣爲中衣而謂是時外有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

裘仍是三重之說其幎十五也古人之衣內有襯身單衫及襦袴皆褻衣也褻衣上不可遽加朝祭之服故必有中衣以間之春秋則以深衣爲中衣夏則以葛爲中衣冬則即以裘爲中衣蓋著在褻衣禮衣之中間謂之中衣非有定制也孔仲達乃以襲衣爲中衣則中衣在裘之外玉藻疏又引皇氏語謂夏則中衣之上加葛葛上加朝服冬則中衣之上加裘裘上加朝服則中衣又在裘之內皆不知何衣也其幎十六矣此十六幎解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合而辨之不惑于此必惑于彼而楊襲之義幾于隱矣

蕙田案禮文有經傳明據而淆于諸儒之岐說者莫如袒裼楊襲之義少時與同學諸子病之雍正乙巳春遂相與徧考經文詳稽衆說久乃豁然融貫迎刃而解搜集則吳氏鼎之力居多此二說則蔡氏筆也梦絲就理翳障頓開凡三閱月而後定嗚呼讀經豈易焉

右楊襲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二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參校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

賓禮二

天子受諸侯朝

周禮春官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自相朝聘皆皮弁服

蕙田案注見吉禮

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旒注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

諸侯之繅斿九就瑲玉三采

玉璜玉笄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蕙田案注見吉禮

秋官大行人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五章（注冕服者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

楊氏復曰上公衮冕繅九旒前後九旒旒九玉繅三采朱白蒼侯伯鷩冕繅七就前後七旒旒七玉繅三采子男毳冕繅五就前後各五旒旒五玉繅三采

禮記王藻諸侯裨冕以朝（注朝天子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

陳氏禮書古者諸侯將適于王則裨冕而出眡朝至湯沐之邑則齋戒以入見而王駕齋馬乘齋車以其等爲送逆之節其致敬朝事如此則侯氏裨冕王衮冕異間於朝與廟哉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氏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覲

一受之于廟殺氣質也夏宗依春冬遇依夏又以覲禮王服衮冕司服王眡朝皮弁服則謂受朝于廟則冕服受朝于朝則皮弁然皮弁服王日眡朝之禮非受諸侯朝覲之服也行人之職統言朝覲之禮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五章而繼之以廟中將幣則未將幣之前受朝于朝未聞不以冕服也又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者從王之服而春朝秋覲皆然孰謂王之在朝與廟其服異耶或曰冕服祭服也施之于廟則可于朝廷則不可是不然大車詩言周大夫聽男女之訟則服毳衣禮諸侯親迎則元冕王養老則冕而總干耕藉則冕而秉耒是祭服有不施于廟也又司服王饗射則鷩冕射人三公北面執璧孤東面執皮

帛卿西面執羔大夫西面執鴈諸侯在朝亦北面鄭氏謂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射人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然則與諸侯之賓射固在朝矣王驚冕三公執璧則毳冕而諸侯亦冕服可知康王既尸天子諸侯入應門奉圭以進既事王乃釋冕此在朝冕服之事也漢制百官賀正月天子服通天冠朝會之正服猶古之皮弁也自晉以來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皂表朱緑裏加于通天冠上衣畫而裳繡為日月星辰十二章自此元日受朝始用祭服梁及隋唐因之蓋古者受朝未嘗不以祭服漢失其制至晉以來諸儒考正乃復舊典本朝之制亦然近者元會用漢儀服通天冠絳紗袍恐非古也

蕙田案覲禮天子衮冕負斧依則天子受諸侯朝亦衮冕其服則元衣纁裳素帶朱裏終辟佩白玉元組綬朱韍赤舄諸侯之冕服元衣纁裳素帶終辟佩山元玉朱組綬朱韍赤舄皆然疏家謂在朝服皮弁服者非也當從陳祥道說

右朝覲服冕

周禮春官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注金路以金飾鉤也金路無鍚有鉤亦以金為之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疏言此者見二王後上公雖是異姓庶姓乘金路今同姓王子母弟以衣服與上公同明乘金路亦同矣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注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異姓王甥舅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疏言此者見二王後上公雖是異姓庶姓乘金路今同姓王子母弟以衣服與上公同明乘金路亦同矣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以封四衛注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旒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耳勒條讀為條縷之條

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
金玉象矣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變服以內
注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前讀如綳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
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

司常交龍爲旂諸侯建旂注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

秋官大行人上公建常九旂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侯伯建常七旂樊纓七就貳車七乘子男建常五旂樊纓五就貳車五乘注常雉旗也旂其屬帷垂者也樊纓馬飾也以屬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為一就就成也貳副也疏建常九旂者對文日月為常交龍為旂而云常者常總稱故號旂為常也樊馬腹帶纓馬鞅以五采屬飾之而九成貳車九乘者案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鄭云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此等不入王門鄭云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金覲禮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諸侯不得申偏駕今此春夏受贄在朝無迎法亦應偏駕不來今行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並申上服明乘金路之等若不申上車何得有樊纓九就之等以此知皆乘所得之車也

蕙田案覲禮侯氏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

墨車大夫所乘侯氏乘之屈也此云樊纓九就七就五就則乘金路象路革路可知與覲禮不同者彼是秋冬受覲禮於廟禮主於嚴肅故侯氏乘墨車此是春夏受享於廟禮主於交接故天子乘車出迎而侯氏得乘金路象路革路之等若春夏受摯於朝亦當乘墨車初見以臣禮接之再見以賓禮待之也其載龍旂九旂七旂五旂之等則朝宗覲遇並同

右車旂

春官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肆師大賓客涖筵几築鬱注築香艸煮以為鬯此王所以禮賓客

書顧命牖間南鄉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蘇氏軾曰篾席桃竹枝席也黼黑白也純緣也華玉色玉也此見群臣覲諸侯之坐也

右几筵

周禮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云圭璋特薦亦通于此其于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于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王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

陳氏禮書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何也昔太王之於狄人事之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也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于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儷皮饔餼賜贈送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以束帛賓介賓之以束錦與下大夫致賓介饔餼皆以束帛賓介賓之以束錦食禮君侑幣以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貴于錦也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也璧天象也天事質故以帛琮地象也地事文故以錦琥西方也萬寶之成莫備于此故以繡璜北方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以黼此六幣所以合之之意也皮馬不上堂故以圭璋特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者歟

考工記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注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

小行人二王後享天子及后用圭璋則此璧琮九寸據上公引聘禮者欲見經云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此據上公九命若侯伯當七寸子男當五寸

陳氏禮書玉有朝覲之玉有頫聘之玉有獻享之玉有所琢桓圭信圭躬圭穀蒲是也頫聘之玉言其所琢而已琢圭璋璧琮以頫聘是也若夫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則不琢玉人謂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夫人則琢玉人謂琢琮八寸

諸侯以享夫人是也覲禮侯氏覲天子三享皆束帛加璧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往德也夫諸侯相朝而享夫人以琮聘卿亦享夫人以琮則諸侯享后亦必以琮諸侯享王以璧聘卿享君亦以璧王人言璧琮以享天子則后舉矣言琮琮享夫人則璧舉矣鄭氏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于諸侯則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考之聘禮享君以璧而有庭實與馬特行人合六幣言圭以馬璋以皮而圭璋在璧琮之上則圭璋爲二王後之禮可知公瑞桓圭九寸諸侯享王亦璧琮九寸諸侯即公也則璧琮各如其瑞可知公侯伯之瑞以圭而享以璧琮下其瑞也子男之瑞以璧而享諸侯亦璧非下其瑞也則享用琥璜可知公享夫人璪琮八寸使卿大夫頫聘亦璪圭璋璧琮八寸降其瑞一等及卿大夫頫聘亦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則諸如之可知王人言諸侯以享而不言公言璪圭璋璧琮而不及公鄭氏知其爲公何也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公之繅斿也聘禮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公之圭繅也禮之所言舉尊以明卑多矣奚獨王人然哉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者而已此又先王權于禮者也楚遠故疆曰朝聘有圭享頫有璋蓋朝聘之禮嚴於

享特聘之禮重于殷覜故圭璋所用如此然諸侯之臣聘后夫人以璋二王之後享王以圭則啟疆之言亦有其大率者也夫圭璋象陰陽之用璧琮象天地之體故天子公侯伯之瑞以圭子男璧聘卿聘以圭享以璧琮又圭璋特達璧琮有幣則圭璋貴于璧琮矣至于禮神各以所象求之此璧琮又重于圭璋禮記郊特牲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注旅陳也鐘金也獻金爲作器鐘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間）

右玉幣

周禮秋官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以詔者以禮詔王）

春官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注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爲上擯）

王命諸侯則儐（注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

肆師大朝覲佐儐（注爲承儐）（疏大朝覲謂大會同朝覲時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擯）

秋官大行人上公介九人擯者五人侯伯介七人擯者三人（注介輔己行禮者也）（疏王與諸侯行禮與諸侯待諸侯同案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元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是也必知天子待諸侯敵禮者案下文大國之孤繻小國之君則天子與諸侯之君則天子與諸侯交擯交擯是敵禮也）

子男介五人擯者二人（注介輔己行禮與諸侯待諸侯同案司儀云諸公相）

（儀禮聘禮鄭注天子諸侯朝覲命介紹傳命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卿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疏此論天子諸侯交擯法云紹者亦謂使介相紹繼以傳命即擯介相傳賓主之命也此交擯謂在大門外初未迎賓時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則秋冬受贄受享皆無迎法無迎法則無此交擯之義若春秋受贄于朝無迎法受享于廟則迎之若然覲禮無迎法此云朝覲者覲雖無迎法故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故連覲也云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者雖言各鄉本受命非一時之事先上擯入受命出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此是上擯鄉本受命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及其末則卿受之反面傳而上也云又受命傳而下亦

如之者此乃發賓傳向主君一如前發主君傳而向下故云亦如之如此三遍為交擯三辭也

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注使宗伯為上擯為之承而擯之）

禮記禮器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注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聘義所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疏）介副也牢太牢也謂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太牢禮賜之也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言之也臣為君使各降其君二等此五介五牢謂侯伯之卿亦舉中言之）

天子無介（注無客禮也）

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慤（注已猶甚也慤感愿貌大愿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疏）陳七介以相見申賓主之情也言七介者舉中言之司儀賓至大門外陳擯介交擯三辭畢君迎賓拜辱至大門三讓三讓入大門主君每門讓賓一辭是三辭三讓而情意交至也）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注皆為温藉重禮有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詔或為佋）

蕙田案賓禮陳擯介之儀有二一為交擯擯介相傳辭往復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更迭而徧其儀繁天子見諸侯諸侯自相朝則行之一為旅擯但陳儐介而不傳辭其儀略卿大夫聘問則行之天子受諸侯朝覲大宗伯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喬夫為末擯大宗伯卿也小行人大夫也喬夫士也上公擯五人一卿一大夫三士侯伯四人一卿一大夫二士子男三人一卿一大夫一士此見于經與注疏者也其諸侯所陳之介亦當以卿大夫士充之而經無明文以聘禮侯伯相聘上介一人士介四人推之然則上公九介一卿一大夫五士子男五介一卿一大夫三士與

禮記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子
一人(注)皆擯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于蠻夷稱天子於
王侯稱皇帝覲禮曰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謂為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
以西召公主之
一相處于內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
也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
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牧(注)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
為之牧也周禮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
牧
國曰君(注)牧尊于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
謂此類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二王之後不為牧
(疏)案晉文公為二伯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曰叔父不稱伯者以州牧之禮命
之也昭九年云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晉
稱伯父者以晉為州牧又為二伯若以州牧為禮稱之則曰叔父若以二伯之禮
稱之則曰伯父故晉或稱伯或稱叔也周公分陝為二伯詩稱王曰叔父者成王
以本親命之晉文侯仇為伯向書直云父義和不云伯者親親之也又二伯稱天
子之老自敵以下曰寡人僖四年齊桓公對屈完稱不穀者謙也凡常諸侯皆稱

右擯介

寡人莊十一年宋災魯往弔之宋閔公稱孤者傳
云列國有凶稱孤禮也以有凶災故降名稱孤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
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
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
有諸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注)與民言之謙
稱穀善也於外自稱曰王老(注)威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
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注)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于外亦曰男
(疏)凡二伯自稱及介傳命
與尊言之
曰天子之力臣故王藻云伯者天子之吏是也于諸侯及朝廷則曰天子之老則此
之吏故此云擯于天子則曰天子之老是也九州之長及介傳命則曰某土
文及昭十三年劉獻公對叔向云天子之老是也九州之外大國之子介傳命
之守臣某知者王藻文若其擯者傳命于天子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知者約
此文天子之老及下文云某侯某其餘諸侯介傳命云某土之守臣某知者亦約
王藻文也擯者傳命云某侯某知者約下文也凡九州之外大國之子介傳命某
屏之守臣某故王藻又云其在邊邑曰某屏之守臣某是也擯者告天子稱某子
某與中國諸侯同庶方小侯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知者王藻云小國之君曰孤
是也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某知者約尋常諸侯稱
某侯某但稱孤為異耳其二伯以下對天子皆稱名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注)謂當未承命告天子辭也其為州牧
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奉圭請覲
王藻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注)謙自別于人而已伯曰天子之力臣
(注)伯上公九命分陝者
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

某屏之守臣某其於敵者亦曰孤（注邊邑謂九州之外大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

蕙田案覲禮以大國稱伯父伯舅小國稱叔父叔舅據尋常五等諸侯而言曲禮則專舉二伯九牧而言故不盡同

右天子諸侯稱謂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注皆奠幣以告之互文也）冕而出視朝（注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為將廟受也裨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注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注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勑之以其職）道而出（注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注既告不敢久留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注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

（疏）諸侯視朝當用元冠緇衣素裳今服裨冕者案覲禮侯氏裨冕天子受之于廟今諸侯往朝天子將欲于廟中受已之禮故諸侯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上文云告于祖奠于禰此又命祝史告于宗廟山川知再告也言徧告宗廟則五廟皆告也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既命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皇氏熊氏以為諸侯禮不當用牲故牲當為制其天子則當用牲校人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黃駒是也知諸侯不用牲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也或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其卿大夫惟入祭而已故聘禮既聘而反祭用牲也

陳氏祥道曰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非一端也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用車馬反行釋奠鄭氏引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及釋曾子問則改牲幣為制幣是自惑也禮凡告朔告至必用牲也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用牲耶

右諸侯朝覲告祭

曾子問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

右在途

周禮地官司門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注造猶至也告告于王而止客以侯逆）

司闕凡四方之賓客敵闕則為之告（注謂朝聘者也敵闕猶謁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闕門以告行理以節逆之）

秋官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注鄭司農云入王朝于王也）

蕙田案此逆勞於畿在郊勞之前

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注送逆謂始來及去也入國入野自以時事）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注等九儀之差數）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百官脩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槱及委則致積（注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訝士也既戒乃出逆賓令令野廬氏致積以王命致于賓）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注路節旌節也四方圻上舍則授館令聚槱有任器則令環之（注令令野廬氏鄭司農云四方之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衛環守之不見幾）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注鄭司農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元謂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注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去王城五百里曰畿）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槱之有相翔者誅之（注守涂地之宿旁民也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鄭司農云聚槱之聚擊槱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于賓各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

右至郊

地官大司徒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注令令遺人使為之也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疏云大賓客者據諸侯來朝大司徒令遺人之等以待賓客之事修治道塗及委積芻薪米禾之等）

遂人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注委積於廬宿市也）遂師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注巡其道修行治道路也故書庀為比鄭司農云讀為庀庀具也）

遺人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疏里居也郊民所居即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凡賓客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廬若今野候徒有庐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觀望者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委人以稍聚待賓客（注聚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藁冬之具也）牛人共其牢禮積膳之牛（注牢禮飧饔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注國五積者也膳所以闕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太牢）

夏官羊人共其濛羊（注濛羊飧饔積膳之羊）

秋官大行人上公出入五積侯伯出入四積子男出入三積注鄭司農云出入五積謂饋之芻米也元謂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疏出入五積者謂在路供賓來去皆五積

右委積

大行人上公之禮三問三勞侯伯再問再勞子男壹問壹勞注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疏三問者案司儀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注問聞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天子于諸侯之禮亦當使卿大夫問之亦有禮以數之所行三處亦當與三勞同處也三勞者案小行人逆勞于畿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其遠郊勞無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人勞則遠郊勞亦應使大行人也

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注王使勞賓于郊致館于賓至將幣使宗伯為上擯皆為之丞而擯之疏使宗伯為上擯者惟謂將幣時于郊勞及眡館二者不使大宗伯為上擯以其使者或大行人官卑何得使大宗伯為擯也當別遣餘官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

蕙田案賈疏駁注說甚當　又案郊勞儀節詳見儀禮覲禮篇

右郊勞

考工記玉人案十有二寸棗槃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大夫人以勞諸侯注純猶皆也鄭司農云案玉槃也夫人天子夫人元謂案王飾案也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于夫人也玉案十二以為列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棗槃實于器乃加于案聘禮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元被纁裏有益其實棗烝栗擇蕪執之以進疏案十有二寸者還據案十二為數有二者還據案十二為數不謂一案之上十有二也

蕙田案今儀禮竹簋陸德明釋文云或作簋

陳氏禮書玉人所言皆玉器非玉飾之器則所謂案者非玉飾者也酒正漿人有后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則是賓客之禮王夫人預焉非必記時諸侯夫人與王后同號也

戴氏震曰案者榦禁之屬儀禮注曰榦之制上有四周下無足禮器注曰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此亦案承棗槃上宜有四周漢制小方案局足此亦宜有足

右后勞

秋官掌訝賓客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

(注)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于館之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訝士賓客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注)出入謂朝覲于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右在館

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禮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注)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鄭司農云前疾謂馳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疏)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者上公去門九十步王未迎之時在大門內與賓相去之數也立當車軹者軹謂轂末車轅北向在西邊亦去大門九十步公于車東東西相望當轂末

王氏昭禹曰車衡謂在軛下軛兩服者

王氏應電曰朝位步數以至門爲度迎送以遠爲敬也立則以進前爲敬故上公立當軹侯伯當疾子男當衡也

蕙田案詩箋蕭疏引大行人文以前疾爲前侯論語邢昺疏亦作前侯即車轅下曲處鄭司農所云車轅前胡下柱地者是也侯之與胡古字相通今本作疾者字相近而訛耳

陳氏禮書齊僕朝覲宗遇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蓋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其送迎之禮雖尚然朝宗于朝以春夏者萬物交際之時故諸公來而王于堂下見之所以通上下之志也覲遇于廟以秋冬者萬物分辨之時故諸侯一于北面以象殺氣之質而王于堂上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東王當覲而下堂故記者譏之賈公彥孔疏達之徒于是謂秋覲無送迎之禮其言與齊僕不合非所信也

欽定義疏朝位賓客之間先儒講說不一崔氏謂迎入應門而朝于路門外之朝則朝禮乃君臣之正不應以賓主之法迎之故熊氏賈氏皆不從據齊僕職皆乘金路則當迎之以至廟而非入朝者矣鄭賈以朝禮無迎法而三享則殺故謂行朝禮於朝正南面之

尊既訖然後講賓主之禮迎入廟而行享如此則無下堂見諸侯之嫌而又與曲禮當宁之文對峙而不相悖齊僕職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此謂朝覲宗遇之饗食也陳氏刪脫二字遂生謬解

右送逆之節

〔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廟中將幣朝事義曰奉國地所出車物而獻之明臣職也

〔掌訝〕將幣爲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注)道之以如朝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處也入復客入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客退復入迎爲之前驅至于館也元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退亦如之如其爲前驅

〔春官小宗伯〕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注)謂所齎來貢獻之財物

〔夏官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注)鄭司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元謂抗者若聘禮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

〔校人〕受其幣馬(注)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

右將幣

〔天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注)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貢皮帛之屬器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也貨貢珠貝自然之物服貢祭服斿貢羽毛物是也元謂嬪貢絲枲器貢銀銅湯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氈罽也斿貢雜物魚鹽橘柚(疏)此貢諸侯邦國歲之常貢小行人云春入貢是也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彼謂因朝而貢與此別

〔夏官職方氏〕凡邦國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注)國之地物所有

〔秋官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男服其貢器物采服其貢服物衛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貢貨物蕃

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注〕祀物者犧牲之屬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爲物也爾雅曰嬪婦也元謂嬪物絲枲也器物薄小行人掌之貢與大宰九貢及下小行人春入貢者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疏〕此因朝而唐氏曰楚子周非侯服而包茅不入齊得以責之則祀貢不止于侯服行人之文蓋以互見耳

小行人掌邦國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注〕貢六服所貢也

蔡氏德晉曰諸侯貢獻皆遣使致之是爲歲事管仲云若節春秋來承王命是也貢與功平皆親受者重其事也

書禹貢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厥篚檿絲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元纖縞揚州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

胡氏渭曰冀州天子所自治無貢名

陳氏禮書采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貢而無賦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有家削邦縣邦都之賦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有祀嬪器幣財貨服斿物之貢其制地貢在大司徒其施邦國之貢在大司馬其物則職方氏揚州之金錫荊州之丹銀青州蒲魚雍州王石之類是也其用則太府以家削之賦待匪頒邦縣之賦待幣帛邦都之賦待祭祀邦國之貢待弔用是也然邦國有歲之常貢有因朝而貢歲之常貢則春入貢是也因朝而貢則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類是也二者之禮雖殊其王帛庭實之設蓋亦相類考之覲

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儐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拜升成拜乃出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禮記言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示和也然後繼之以丹漆絲纊又聘禮夕幣之儀馬則壯面奠幣于其前及見主君賓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賓致命張皮凡庭實左先皮馬相間可知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由此推之侯氏奉玉帛以升庭實旅百先龜次金次丹漆絲纊馬在其南若皮則居馬之位而王特撫玉而已以示致方物者臣之職而不有其物者王之道也禹貢八州有貢惟冀州無貢

以畿內王之所專特斂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鄭氏謂甸者服治田出穀稅采者九州之地采其美物以當穀稅是也周禮太宰序九貢之物先祀貢嬪貢而繼之以器幣材貨服斿物之貢行人序九服之貢亦先祀物上先嬪物而繼之以器服材貨之物者侯服貢祀物上先而下後也甸服貢嬪物內先而外後也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以器服作治之功多而責近以詳也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以材貨作治之功少而責遠以略也材貨邦用所通服則王身所獨太宰退服在材貨之後此又著其先所養而後其所自養也幣斿物六服所共貢者也以幣繼嬪器之後以斿物繼貢物之後事之序也行人無幣斿物貢者以其所共貢

者不可六服言之也賈公彥曰太宰言歲之常貢故有幣行人因朝而貢三享之中已有幣矣故不及幣此說非也鄭康成於太宰以器貢爲銀鐵石磬丹漆而與鄭注異於行人以器貢爲尊彝之屬而與鄭注同於太宰以材貢爲杶榦栝柏篠蕩於行人以材貢爲八材是自惑也

蔡氏德晉曰諸侯歲有朝貢當朝之歲則諸侯親自貢之大行人所言是也非當朝之歲則遣大夫入貢之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是也當朝而親貢之則不復遣大夫入貢一歲中不當有兩貢也若九州外之番國則無每歲常貢耳

右貢物

易晉彖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朱子本義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

禮記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衮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

服龍衮與王者之後同多于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

樂記所謂大輅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諸侯也注贈諸侯謂來朝將去報之以禮

旂及寶龜占兆又隨從以牛羊非一故稱侯伯龍旂九旒亦上公也寶龜之中以青黑爲之緣天子既與大輅龍

青黑緣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

周禮春官典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注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見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

小宗伯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注王以賞賜有功者

右錫予

秋官大行人上公禮九牢侯伯禮七牢子男禮五牢注禮

賓客
大禮饗饔氣也三牲備為一牢
謂饗餘大禮朝享後乃陳于館

蕙田案觀禮不載致饗饔之文今以掌客所
載諸侯相朝之禮推之則上公九牢者飪一
牢腥四牢牽四牢也侯伯七牢者飪一牢腥
三牢牽三牢也子男五牢者飪一牢腥二牢
牽二牢也其鼎簋簠豆鉶壺醯醢米禾芻新
之數亦當準此聘禮諸侯於聘賓使卿歸饔
餼則天子于諸侯亦當使卿可知諸侯受饗
餼之儀節亦當與聘禮相類

右致饗餼

大行人上公之禮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
侯伯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子男王禮壹
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 注饗設盛禮以飲食也鄭司農云祼讀為灌再灌再飲公也而酢報飲王也

牽牢也元謂王禮王以享卿大夫賓也饔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饗牲以實鼎而陳之禮者侯宗伯攝酌圭瓚而祼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祼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祼再祼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祼而酢者祼賓賓酢王而已后不祼也禮子男一祼不酢者祼賓而已不酢王也不酢之禮聘禮之賓是與九舉舉牲體九飯也

蕙田案饗食當屬嘉禮別為一門此特志其
降殺之等

右饗食之等

禮記王制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
內視元士 注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 疏天子元士視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魯周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慎不從公羊之說鄭無駁當從許說

春秋隱公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左氏傳鄭伯請
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
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注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

馬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

桓公二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傳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公羊傳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曷為謂之許諱取周田也何田邑多田少稱邑多田邑少稱田邑也此邑也其稱田何得專也桓公專以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之若暫假借穀梁傳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注泰山非鄭境內從天王巡狩受命而祭也

史記周本紀鄭怨桓王與魯易許田天子之用事泰山

田也

春秋定四年左氏傳祝鮀曰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注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

陳氏禮書古者諸侯於王畿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狩以助祭泰山

沐之邑王制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士則凡非方伯其邑不得視元士也不然諸侯湯沐之邑多矣盡王畿其足以容之乎許田魯侯之所得專魯鄭專而易之此春秋所以譏也昔祝鮀盛稱魯衛晉國之封而衛有湯沐之邑則湯沐之邑豈諸侯之所均也漢諸侯皆有邸於京師武帝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蓋先王之遺制也先王之時湯

沐邑皆有所賦漢初民無蓋藏高祖於是省禁輕租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蕙田案王畿有朝宿之邑泰山下有湯沐之邑此對文言也其實朝宿之邑皆得稱湯沐王制方伯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是也

右朝宿之邑 湯沐邑附

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右朝變禮

禮記郊特牲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右朝覲失禮

禮記曲禮既葬見天子曰類見

右類見

周禮秋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

右蕃國入賓

大戴禮朝事篇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命上公九卿爲伯其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命上公九卿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省于天子攝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其卿二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如其命之數大行人以九儀別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域國之禮而行其賓主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伯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侯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諸男

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帛皮以繼小國之君諸侯之卿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天子之所以明童著此義者以朝聘之禮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然後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籍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疎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內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儐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爲之益習德行爲之益修天子之命

爲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
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
以正君臣之義也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
之義以親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比邦
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協諸侯之慮時會
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
之好殷頫以成邦國之貳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脹
以教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侯之喜致會以補諸侯
之災天子之所撫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眺五歲徧
省七歲屬象胥喻言語計辭令九歲屬瞽史諭書名
聽音聲十有一歲建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
法則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殷國是故諸侯上不敢侵
陵下不敢暴小民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賙補之
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犒禬之有福事則令慶
賀之有禍灾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
其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
書其悖逆暴亂作慝欲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
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
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是故諸侯附於
德服於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
不脩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
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
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
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
說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
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政之法也

薛氏禮圖天子待五等諸侯禮數初入境上公則五積侯伯則四積子男則三積皆用牢出入同等上公三問侯伯再問子男一問皆用脯脩至國則致飧者客始至致小禮也飧有牢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也有麻羞公四十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有簋公四十侯伯八子男六皆實稻粱也有豆公四十侯伯三十子男二十四皆實菹醢也有鉶羹公三十八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也有壺酒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有簋黍稷器也公侯伯子男各十二朝訖致饔飧有牢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也有米公百二十筥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也有醯醢公百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也有車米視生牢牢十車公則四十車侯伯三十車子男二十車也有車禾視死牢牢十車公五十車侯伯四十車子男三十車也有芻薪其數倍禾也乘禽公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也設膳太牢中又致膳謂之設膳也公則三饔三食三燕侯伯則一饔一食一燕若有故不親饗食燕則以幣致之此王待諸侯之禮然也天子待孤卿以下禮數若大國之孤天子待之出入亦三積不問一勞其牢禮饔食及陳設之儀一如子男之禮自卿以下天子待之皆以其爵等爲牢禮之數如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則飧太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太牢至陳設之儀皆如朝聘之禮然則天子待卿以下積則卿出入二積大夫出入一積所以知其如此者諸侯之積視飧牽故大夫之積亦視飧牽也以上皆據從君爲介之禮若不從君而特來

聘問之卿大夫士天子待之亦與從君爲介之禮同
等也詳見周禮大行人及司儀掌客諸職　諸侯朝
天子之禮始至天子之境先謁關人關人告王王使
小行人迎勞於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王使大行人
服皮弁用璧以勞之諸侯亦服皮弁服受之諸侯儐
王使者用束帛乘馬及國天子賜館使司空致舍小
行人爲承儐諸侯儐王使者亦用束帛乘馬乃致飧
春夏之時將朝之旦諸侯則服裨冕釋幣於禰遷主
各乘其所受上路以朝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
衆介衣服旌旗朝位遠近陳介各如命數而擯用命
數之强半天子迎公則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
齊夫爲末擯王時服衮冕乘金路建大旂在於門內
至擯受命請事傳承擯自擯而傳至介自介而傳至

公更報而下傳命既訖王乃乘車出門下車而揖之
公則前至門外相揖而入三擯三介爲之三相初出
皐門之時三相俱入及庫門而止一相及廟門外之
舍諸侯入於舍王則更迎侯伯迎侯伯竟更迎子男
凡王出迎時公立當車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
車衡則王出門下車時當車軫而立與王既迎訖則
服皮弁服於路門外正朝當宁而立諸侯即服於舍
服皮弁各執瑞玉至於朝諸公皆東面諸侯皆西面
伯子男從侯而朝序進授王先盡同姓次及異姓也
將授贄之時皆進當王前西北東面奠玉再拜稽首
王命親授諸侯乃執玉而進王以冒玉合圭然後受
之諸侯退再拜稽首授贄既訖各還其舍王更服衮
冕至於廟中當扆而立諸侯各服裨冕一相而入以

行享禮隨國所有分爲三享王者之後三享皆以圭璋致之五等諸侯三享皆以璧琮致之致享之禮王但撫之諸侯自授於宰先行王禮然後乃行后禮若秋冬之時將朝之旦諸侯皆乘墨車而至於大門之外王不迎直陳擯介上擯自與諸侯相接傳命更至廟門之舍蓋諸侯前期皆受舍於廟門之外也王服衮當依而立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再拜王命時受之諸侯更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諸侯降堂又再拜稽首王迎升然後行三享之禮王皆撫之諸侯降堂自授王率如朝宗之法惟乘墨車天子不下堂而迎朝享并受於廟爲異於朝宗也諸侯行朝享既訖王使宗伯以圭瓚酌鬱鬯祼賓王拜送之次后亦使宗伯以璋瓚亞祼賓后拜送之公於是酢王

五 不酢后所謂王禮再祼而酢也侯伯則王使宗伯一祼侯伯則酢王后不祼也子男則一祼不酢禮畢還館諸公卿皆就館見之若有功者天子賜之車服皆使公卿就館致之諸侯儐使者亦以束帛乘馬致饔餼於館諸侯亦以束帛乘馬儐使者夕則后致饔餼之禮後日王速賓來就廟中行饗食燕之禮饗食燕既訖乃還王致贈郊送加勞之禮送之至境凡諸侯當朝之歲有故不得朝則遣世子來朝若已誓於天子者則禮下其君一等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也若無世子則使孤孤之禮與子男同所異者立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而已無孤者則使卿如聘禮也

蕙田案孔仲達曲禮疏天子春夏受朝宗則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參校

賓禮三

天子受諸侯覲

儀禮覲禮（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二時禮亡惟此存爾覲禮于五禮屬賓）

葉田案敖氏謂此篇言同姓大國之君入覲於王之禮初無四時之別與周官秋見曰覲之意異此說非也四時之朝宗覲遇散文言之皆得名朝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春秋五月公朝於王所是也朝又可名覲詩韓侯初立來朝曰韓侯入覲春秋傳晉侯

無迎法受享則有之其說與薛氏異未詳孰

朝王稱出入三覲是也其不云宗遇者鄭氏謂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故以朝覲爲大名也對文言之則當依當宁在朝在廟其禮固區以別矣傳記舉其一偏故朝覲可以通言儀禮記其節目故朝宗覲遇不可以不辨盛世佐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見於朝禮故略之也禮經之逸者多矣執此區區之僅存者而謂其所不見者皆無是禮也豈通論哉此言得之

覲禮至於郊（注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張氏爾岐曰此下言侯氏入覲初至之事至郊則郊勞至國則賜舍凡二節）欽定義疏王畿千里王城居中畿面各五百里界首置關面各三關凡十二關司關掌之侯氏之來也君先與卿圖事遂戒宰書幣夕陳幣設監守太子曰監國諸侯之兄弟曰處守乃告於祖奠於禰告於社稷山川之神君行卿大夫士介從師從奉主車祖祭而出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過他邦則假道至於關敬關人而司關爲之告焉由二百里內之遂及百里之遠郊至五十里之近郊中間如遂人遺人委人各爲之委積掌訝環人野廬氏各爲之聚檟而凡王官各贍其事聘禮賓在國受命敬行過邦入境具詳此從至于郊始見者文略也抑諸侯適天子尚有他篇其禮文可以互見而今逸之與

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注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王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郊舍依寢為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疏案大行人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則五等同有畿勞其于男帷有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

勞上公又加近郊勞此云近郊據上公而言案王人職云案十有二寸秦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注云夫人謂王后此文不見者以聘禮于聘客上國夫人尚有勞以二竹簋方明后亦有略言王勞不言后文不具也聘禮亦受勞于館下為帷宮者彼臣禮卿行旅從徒衆少故在館此諸侯禮君行師從徒衆多故于帷宮

敖氏繼公曰勞而用璧以為信天子于諸侯之禮也壁無束帛別于享禮且為其當還之也

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注不答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以帷宮無堂可升故知升者升壇也疏

敖氏繼公曰使者不讓則侯氏不先讓可知侯氏不讓者以使者尊當先升而不敢讓之也其降拜于階間北面升就使者北面訝受之

蕙田案侯氏受王之位當在西面與使者相並下云使者左還而立是使者于授玉之後方南面則是時猶東面也敖氏以為北面訝受之非是

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壁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注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于己侯之也還玉重禮也凡不可故于地明有席聘禮受賓不設凡者諸侯之卿甲不與此同

敖氏繼公曰有司既布席侯氏乃出止使者止其去也且迎而欲賓之使者亦禮辭許侯氏揖先入使者乃入也既入不言三揖者如上禮可知讓升侯氏與使者三讓而先升使事既畢則行賓主禮也

楊氏復曰今案凡布席設几皆在西北位此帷宮恐亦當然

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注侯氏先升賓禮統焉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上介出止使者則乃拜送

蔡氏德晉曰前降拜受王也後降拜送王也

欽定義疏聘禮郊勞勞者出授老幣出迎勞者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鄰國之卿體敵猶出迎勞者侯氏於王命出迎可知蓋是時上介先出止之侯氏故云侯氏乃止使者疏謂侯氏不出蓋

誤此几席其莞筵紛純彤几與

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

注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于其階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於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注騑馬曰驂左驂設在西者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疏陳四馬與人以西為上聘禮禮賓時賓執左馬以出此亦以左驂出故知左驂設在西也

敖氏繼公曰四馬象在車前故西者曰左驂駕車之馬兩服居中兩驂在傍郝氏敬曰左驂庭寔四馬最西一馬也馬首北以西為左高氏愈曰遂從之者以天子勞使既至故不敢即安而急趨王所也

蕙田案以上郊勞

天子賜舍注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卿致館此不言致館言賜舍者天子尊極也聘禮致館賓主人各擯介故知此亦陳擯介必知使小行人為承擯者案小行人云及郊勞賜館將幣為承而擯是其義也

李氏如圭曰聘禮賓至即欲受之者主人之禮覲禮且使即安者君上之惠

曰伯父女順命於王所賜伯父舍注大國則同姓小國及異姓之國禮不殊也

欽定義疏上文侯氏遂從之蓋從使者至朝告至也與聘禮勞者遂以賓入至於朝同其時天子即降賜舍之命於是小行人帥至於館卿致館其義例可推也

侯氏再拜稽首注受館

敖氏繼公曰不著其所是于舍門外也使者東面致命侯氏西面聽命既則北面拜

儐之束帛乘馬注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也侯氏受館于外既則儐使者于內

敖氏繼公曰侯氏于使者亦有迎送之拜不言者文略耳下于大夫戒之禮亦然方氏苞曰此下當有設飧之禮及期侯氏有展幣之禮以皆前見故文不具

蕙田案以上賜舍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注大夫者卿為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

至而往詔相其事戒猶告也其為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也侯氏再拜稽首（注受覲日也）

張氏爾岐曰此下言將覲之事王使人告覲期諸侯先期受次于廟凡二事帥乃初事者遵循朝覲之舊典也

蕙田案以上戒日

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

注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云宗人受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為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疏春夏受贄于朝無迎法受享于廟有迎禮秋冬受贄受享皆在廟並無迎法是以大門外無位既受覲于廟故在廟門外受次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朝聘迎賓客者皆有外次即聘禮記宗人受次是也有外次于大門外者則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覲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此文是也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彼諸侯皆北面不辨同姓異姓與此不同者此謂廟門外為位時彼謂入見天子耳

李氏心傳曰受舍于朝所謂外朝也

欽定義疏受舍於朝其地當在皐門以內庫門以外屬外朝之東西一以來覲者衆餘地能容一以賓車不入大門下行爲近也若廟外則覲日陳擯介又諸侯

亦當有從臣執幣馬者在焉占地多矣且覲尚嚴廟外宜肅苟盡張次於此儀衛紛囂非所以爲敬也受舍之舍與賜舍之舍別賜舍之舍館舍也有屋宇蓋司空之屬掌之受舍之舍次舍也以帷幕天官之屬掌之

蕙田案經云受舍於朝則以爲在外朝者得之注疏謂在廟門外疑非

又案以上受舍於朝

侯氏裨冕釋幣於禰（注將覲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繶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于祧西階之東）

陳氏祥道曰聘實釋幣于廟故舉幣而埋之侯氏釋幣于行主故舉幣而藏之

郝氏敬曰古者大事出奉其廟主行有事則告禰猶副也天子衆覲爲正諸侯以下見服爲副天子受覲于廟所以昭先烈也諸侯入覲告禰所以奉先職也

張氏爾岐曰此下至升成拜降出備言入覲之事質明先以將覲告行主乃入覲以瑞玉為贄次行三享次肉袒請罪凡三節王勞之乃出裨冕者上公袞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也袞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皆其上服也而謂以下而此裨冕釋幣于禰者以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之也

盛氏世佐曰上公袞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皆其上服也而謂之裨者據王而言猶記以金路以下為偏駕也王藻亦云諸侯元冕以祭裨冕為將朝也釋幣則因事而服之耳故與正祭異也諸侯于其國雖祭不得服其上服惟于朝天子及助祭之時服之而敖氏又謂當服其次則上服更何所服之乎其說益不可通矣禰注以為遷廟主據曾子問而言也但彼所云乃天子巡守之禮諸侯述職無明文故敖氏直以為考據經而斷迫得其寔當從之

蕙田案以上釋幣於禰

乘墨車載龍旗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

注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緣之弓也弓衣曰韣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為六色疏爾雅說旌旂正幅為緣故以此弧弓張緣之兩幅也月令云帶以弓韣韣是弓衣可知

敖氏繼公曰乘墨車屈也載龍旂不沒其實也晉韓宣子聘于周自稱曰士大國之卿自比天子之士則其君自比于大夫宜也

盛氏世佐曰凡旌旂之屬皆有弧以張緣弧上又畫枉矢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是也龍旂弧韣載之于車以為飾也龍旂象文德也載弧不忘武備也韣之以韣是矢其文德雖有武備而不用也一車飾也而先王之寓意深矣

欽定義疏墨車自士昏乘之為攝盛自入覲乘之則為屈交龍之旂五等所同旂數則異弧以張緣必備韣者為將斂也聘禮旜有張斂此亦然與

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

注依如今綃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几王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其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疏爾雅牖戶之間謂之扆以屏風為斧文故鄭以漢法況周禮司几筵云左右玉几注云立而設几優至尊也又太宰云贊王凡注云左右及立兩設之皆是今左右几優至尊也兩注相兼乃具

郝氏敬曰神几尚右人几尚左左右兼設以安至尊為神人共主也

天子袞冕負斧依注袞衣者禪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疏

負謂背之南面也

嗇夫承命告於天子

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為上擯疏周禮司儀職兩諸侯相朝皆為交擯此諸侯見天子亦交擯可知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向南門西陳介從南向北各自為上下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則命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之而入命又從天子下至侯氏即令入此覲遇之禮略惟有此一辭而已司儀云交擯三辭者據諸侯自相見于大門外法其天子春夏受享于廟見于大門外亦可交擯三辭矣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為上

相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苫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為承擯故小行人職云將幣為承而擯此文喬夫為末擯若子男三擯此則足矣若侯伯四擯別增一士上公五擯更別增二士若時會殷同則肆師為承擯

欽定義疏廟在庫門內之左將覲質明時侯氏至外朝下車入次俟王入廟升堂負斧依而立然後侯氏入庫門而左至於廟門外接西塾東面乃襲執玉擯介既設於是喬夫乃承侯氏請覲之命于下介遞傳而上上擯入告天子經云喬夫承命告于天子乃約其儀以為文喬夫未必得入廟也

蕙田案周禮五官無喬夫故鄭疑為司空之屬考之漢書上林虎圈有喬夫百官表縣置喬夫漢去古未遠其職雖不盡同而官名相因必有自矣夏書喬夫馳見于古文允征篇則其為天子之官無疑敖氏以喬夫為大夫之誤盛氏則以喬夫為諸侯之未介二說似皆未然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注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喬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今文實作寔嘉作賀）

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注入門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稽者見尊奠摯而不授）

欽定義疏聘禮從賓道者皆入門左聘與享是也從臣道者皆入門右賓介私覿是也侯氏初入門執臣道故右也

擯者謁（注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

欽定義疏經止稱擯者注知為上擯者以聘禮擯者之為上擯決之也然則承擯以下其亦在門內之東負東塾而立與

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王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

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注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拜稽首送王也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疏侯氏得擯者之告坐取圭即言升致命無出門之文明知遂向門左從左堂塗升自西階致命也從後詔禮曰延者以其賓升堂擯者不升

敖氏繼公曰拜于西階東別于內位也侯氏既成拜宰乃受玉以東是時王于侯氏之拜皆不答所以見至尊之義也

欽定義疏坐取圭而遂左者賓禮也以擯者謁而天子辭之故也王既受玉以授宰則禓侯氏出則亦禓而奉束帛加璧以享矣

蕙田案以上覲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注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三享其禮差又無取于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皮其次享三牲魚腊鼏豆之實以下皆禮器文彼諸侯國為王祫祭而致之與此因覲致之同云璧帛致之者據享天子而言若享后即用琮錦但三享在庭分為三段一度致之據三享而言非謂三度致之為皆也

蕙田案鄭氏破四享為三享據大行人職而言先儒皆從之獨郝仲輿以為四享者諸侯

五等子男同等故四也案五等諸侯雖入覲同時受之必有先後且三享庭實甚多若五等諸侯之享禮一時並陳恐廟庭亦不能容

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

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為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疏中庭南北之中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其三享同陳設之故也

敖氏繼公曰匹馬卓上謂以一馬卓然居前而先行明其入不與九馬相儷也此奠幣蓋于入門左之位郝氏敬曰特出曰卓一馬卓立九馬羅列于後先進者從西以次并列而東故曰西上

蕙田案卓字之義當以敖氏郝氏為長周禮校人職云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齊其色此侯氏享禮之馬亦當然注疏以卓為素的疑非也但敖氏謂一馬卓然居前者據

初入門而言及其陳於中庭仍與九馬並列而居左故下文以馬出授人解爲左馬非匹馬一行九馬別爲一行也

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注亦言王欲將受之）

蕙田案受覲聽事所稱天子之命皆擯者述之彼云天子此云擯者彼此互見爲義

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注王不受王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于外也王不使人受馬者至于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疏幣即束帛加璧并玉言幣故小行人合六幣皮馬與玉皆爲幣宰即太宰太宰主幣周禮太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王幣玉獻玉几玉爵注云助王受此四者是也春夏受贄于朝雖無迎法王猶在朝至受享又迎之而稱賓主覲禮受享皆無迎法不下堂而見諸侯已是王尊臣卑王猶親受其玉至于三享使自執其馬王不使人受之于庭是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也諸侯覲天子享天子訖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隱七年左氏傳云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是也

敖氏繼公曰曲階前拜送幣者非其正位以欲執馬由便也實者不延之以升變于授圭時也馬左馬也侯氏親以左馬出欲之至也三臣不于內受馬者無以為節亦至尊之禮異也

事畢（注三享訖）

方氏苞曰三享訖官吏享后王后之禮事多以大宗伯攝文不具

蕙田案三享者以庭實分爲三耳經無三次受享之文鄭氏於受享事畢注云三享訖知三享實止一享也敖氏以爲經所見者初享之儀其次二享空其文者非

又案以上享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注右肉袒者臣益純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祖者刑宜施于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入吏從右為罪之事也）疏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者加得字解之當云告王以國所用者有得罪之事

郝氏敬曰聽事猶言待罪告告擯者

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

注謁告寧安
也乃猶汝也

朱子曰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

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注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于屏而襲之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道勞也（疏以屏外不見天子為隱向者右袒今王辭以無事故宜襲也）

欽定義疏執圭行禮時王與侯氏授玉受玉皆襲過此而享則禓矣以禓乃其常也此禓襲相對者也侯氏請事則袒天子辭之而出則襲此袒襲相對者也雖襲猶禓自若也亦以禓乃其常也

蕙田案以上侯氏聽事天子勞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於外門外再拜（注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

鷩也毳也古文曰迎于門外也（疏案周禮巾車掌五路王路以祀鬼之不賜諸侯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鄭云同姓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賜魯侯鄭伯服則衮冕得乘金路以下與上公同則太公與祀宋雖異姓服冕冕乘金路矣異姓謂蠻舅之國與王有親者得乘象路異姓侯伯同姓子男皆乘象路以下四衛謂要服以內庶姓與王無親者自侯伯子男皆乘革路以下蕃國據外為總名皆乘木路而已司服上陳王之吉服有九下云公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也）

故氏繼公曰門外舍門外也案聘禮舍惟一門此今文雖有外門之文然以行禮之節求之無二門之儀且以古文為正

張氏爾岐曰自此至乃歸皆言王賜禮侯氏之事

蕙田案故君善謂舍無二門宜從古文此說是也今文蓋衍一外字

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注路謂車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袞及黼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疏鄭注周禮云路大也若之居以大為名是以云路寢路門之等

故氏繼公曰路車一而已乃云西上者以其與馬同設也四馬設于車東異于駕也

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
注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于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為氏也　疏言諸非一之義以諸侯來覲者衆各停一館故命諸公分往賜之周公右王左傳晉祁奚語引之者證太史是右是佐公而在公右之義也太史卑始時隨公後升訖公東面太史于是乃居公右而並東面以宣王命也

敖氏繼公曰置服于篋故謂之篋服命書若文侯之命之類是也此不言揖讓之禮如勞可知

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注讀王命書也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注受命

敖氏繼公曰是時侯氏升降自阼階故拜于兩階之間不于階東者拜至尊之命宜異于常禮也

升成拜注太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耄老毋下拜此辭之類不升成拜者亦以年老故也

盛氏世佐曰升成拜以公辭之故也不言公辭文省既拜于下乃辭禮之正也春秋傳齊侯未下拜宰孔辭之待以殊禮也既不復成拜于上者謙不敢貪天子之命也故與此異敖氏以為又辭而升成拜者非

蕙田案盛氏駁敖君善不辭之說極當但鄭注謂太史辭之盛氏謂公辭之案上文述王命者太史則此辭侯氏者亦必太史也盛說似非

大史加書於服上侯氏受注受篋服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注既云拜送乃言儐使者以勞有成禮略而遂言

張氏爾岐曰使者兼公與太史而言儐使者在拜送前乃于送後略言之者以前郊勞時已詳載成禮故略言已足也

蕙田案以上賜車服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注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疏國注云大曰邦小曰國彼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故以大國言國小國言邦也周禮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

蕙田案此條賈疏稱伯父叔父不要同姓為定引下曲禮東西二伯不問同姓異姓皆稱

伯父與曲禮之文顯相違反傳記亦絕無稱異姓伯父之事其謬甚矣義疏引賈氏疏則云下曲禮東西二伯同姓稱伯父異姓稱伯舅州牧同姓稱叔父異姓稱叔舅與此異但徧檢南北雍本閩本汲古閣本及內府新刊本皆不然未識何所據也

又案以上諸侯稱謂

饗禮乃歸（注禮謂食燕也正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疏掌客五等饗食燕三者具有今饗下有禮故以禮為食燕也變食燕而言禮見王有故不親食燕則以禮幣致之直言饗見王無故親饗之若有故亦以酬幣之禮致之食燕云禮見王有故以侑幣致之亦宜有王無故親食燕故云互文也）

欽定義疏聘禮饗食燕之外有羞有獻周官庖人職共賓客之禽獻則王於覲賓亦有羞獻可知聘禮有大夫享食有還王有賄有贈此皆當有之文不具耳雖詩言相予肆祀載見詩言率見昭考則羣后入覲者當祭則無不與而二王之後宜為長賓也考工梓人職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地官牛人春官鎛師眡瞭典庸器夏官小臣諸職於賓射胥有事焉則天子有與諸侯賓射之禮益又別於燕射但或舉或不舉非若饗食燕之有常耳侯氏既覲而歸則告於祖禰社稷山川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蕙田案以上饗禮

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有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于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為埒以象墻壁也為宮者于國外春會同則于東方夏會同則于南方秋會同則于西方冬會同則于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各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狩至于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疏案

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遍若如注則時會殷同亦有朝覲在廟假令當方諸侯有不順服則順服者皆來朝王其中若當朝之歲者自于廟朝覲若不當朝之歲者當在壇朝十二年王不巡守則殷朝六服之內若當歲者即在廟其餘在壇朝故鄭言既朝覲乃為壇于國外也朝事儀未在壇朝而先言帥諸侯拜日亦謂帥已朝者諸侯而言也四方之壇並宜在西郊之內以其拜日之等于近郊退來就壇明壇在近郊之內但去城不知遠近或四方皆依成數東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四方此其定分南鄉見諸侯者王在堂上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奠玉拜皆升堂授玉乃降也

張氏爾岐曰自此至篇末皆言時會殷同及王巡守為壇而見諸侯之事

盛氏世佐曰此下言諸侯入覲而天子率之以祀羣神也既分覲之又總會之所以固其志也為宮掌舍職也司儀主令之四門所謂旁一門也壇十有二尋者謂其下等也壇凡三等上有堂以祀方明并王立之所方二丈四尺堂下每等加廣二丈四尺上等方四丈八尺中等方七丈二尺下等則方九丈六尺矣每等高一尺堂亦高一尺從堂視下深四尺也

蕙田案諸侯會同為宮方三百步六尺為步則方二百二十五尋也壇方十二尋居宮之中央壇上設方明及天子所立斧依之位諸侯升成拜亦於是焉壇三成成崇一尺廣皆尋有四尺上等長六尋諸公拜位在焉中等長九尋侯伯拜位在焉下等長十有二尋子男拜位在焉壇之下距壝門一百六尋有四尺則公侯伯子男立位在焉上介奉旂而置於宮者是也諸公位中階最近前侯東階伯西階稍次之諸子門東諸男門西最遠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注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

敖氏繼公曰設六色以象天地四方之色也設六玉為祀時以此禮之

張氏爾岐曰方明之制合六木而為之上下四方各異色刻木為陷而飾以玉益以一物而象上下四方之神非六物也

盛氏世佐曰六色設之于木上六圭則分方而置諸其側以禮神也上從南下從北注云刻木而著之恐非是

蕙田案方明蓋一木隨其方色而飾之張氏以爲合六木爲之非也其設六玉鄭氏注刻其木而著之賈疏以爲刻木安於中考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鄭注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也此經四方禮神用珪璋琥璜正與彼同惟上圭下璧爲異所以然者天地至尊避璧琮不用禮從殺也四方卑無嫌故從同也祀方明亦宜以玉薦於神坐明矣先儒以上下之位不順故爲刻木之說但傳記別無所據盛氏謂上從南下從北則於禮神之方位仍屬無礙較舊說爲長矣

又案六色先東南西北而後上下六玉先上下而後南西北東變文無義例也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注）置于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皆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尚東方也諸侯入壇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上揖廡揖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古文尚作上（疏）上介奉君旂置于宮前期一日可也公侯就旂據臨朝之時也此旂與在軍徽幟同皆以尺易刃小而爲之中階之前已下皆朝事儀明堂位文朝事儀論會同之事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不在宗廟皆與此同也二伯帥諸侯初入宮或左或右皆北面立定乃始各就其旂而立王乃降南面見之而揖覲禮天子不下堂見諸侯今王降者以在壇會同相見與覲異故也

盛氏世佐曰尚上通上左者據王而言也王南鄉以東爲左故諸公北面者東上諸侯在諸伯之東諸子在諸男之東是皆以左爲上也

蕙田案禮入門右謂門以東爲右出以東爲左覲禮侯氏入門右謂門東也此經云尚左據王南鄉而言也王南鄉而東皆北面爲一鄉而言與彼不同盛氏之說可以羽翼註疏矣敖氏謂五等之位自西而東皆北面爲一列與大戴禮朝事義相違不可從

四傳擯（注）王阮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王及享幣公拜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王撫王

降拜于下等及請事㪷皆如覲禮是以記之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疏公侯伯面位同故各自設擯子男雖隔門相去近又同北面東上故共一位設擯上經諸侯各就其旂而立乃云四傳擯則在諸侯之北故知至庭乃設擯

張氏爾岐曰據注疏推其次第上介先覲置旂質明王帥諸侯拜日東郊反祀方明二伯帥諸侯入遶門左右立于降階南鄉三揖諸侯皆就其旂而立乃傳擯執瑞玉以覲璧帛以享請事勞皆如前經所陳也

蕙田案注云請事即上經告聽事也賈疏以為侯氏奠圭擯者請侯氏王欲親受之似非

盛氏世佐曰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謂交擯法也此合諸侯于壇用傳擯法與交擯異其人數未聞傳擯者擯者傳告五等諸侯使之各以其幣升壇覲王也

欽定義疏於壇受覲王位亦當設斧依南鄉此時方明其在斧依之北與王位當有帷幕帟綪幕人共之掌次張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其此時與

蕙田案四傳擯敖氏以為一朝三享皆傳擯辭使之升拜故曰四也但覲禮三享無升成拜之文且三享者分庭實為三非有三次不得并朝為四也其升成拜之位聶氏敖氏謂在奠王之處考覲禮升拜並不在奠圭之所奠圭階下也升拜堂上也此壇上亦有堂則可知不得仍在奠王之處也其升堂致命而降拜則當在奠王之位注云降拜於下等即指司儀三等拜位而言聶氏敖氏謂降拜於上等降拜於地亦非也司儀賈疏又謂公奠玉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蓋誤解鄭氏下等之說其實不然也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

外反祀方明【注】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為龍大旂太常也王建太常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于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疏】自此盡西門外論將見諸侯先禮日月山川之事朝事儀直有朝日禮畢退見諸侯此覲禮祀方明禮畢乃朝諸侯不同者以其邦國有疑則有盟事朝日既畢乃祀方明于壇祀方明禮畢退去方明于下天子乃升壇與諸侯相見朝禮既畢乃更加方明于壇與諸侯行盟誓之禮若邦國無疑王帥諸侯朝日而已無祀方明之事司盟云詔明神不言方明此文直言方明不言明神鄭以義約為一事故言乎以疑之

敖氏繼公曰載大旂者以拜日及祀方明也巾車職曰玉路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此載大常則乘玉路矣東門即此宮之東門也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注】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禮月于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為地神也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之乎此皆用明神為信也【疏】變拜言禮者言拜無祀祀則兼拜

蕙田案此疏鄭注容祀之義本或作容祀者傳寫之誤耳張爾岐乃謂禮日月四瀆山川

邱陵不在其處但於此致敬故云客祀鑿矣

觀承案疏變拜言禮者言拜無祀祀則兼拜此解容字義甚明因諸本容字誤作客字而張氏乃竟作主客之客解豈未嘗見此疏耶

敖氏繼公曰不言祀者以異于正祭變其文耳此三禮者皆與上事相屬而舉之天子巡守有懷柔百神望秩山川之禮此諸侯以天子不巡守之故而來覲故天子亦略修祀事以放巡守之禮云

方氏苞曰春夏陽故皆禮日秋冬陰故禮嶽瀆山川

蕙田案注疏以春會同拜日於東門外夏禮日於南門外秋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冬禮月於北門外以四方分配四時其反祀方明則一也上言拜此言禮互文也敖氏謂此三禮者皆與上事相屬則是於拜日祀方明之後復舉之後儒多從其說然既拜日東門外

又禮日南門外一事而再祭毋乃數而瀆乎

當以注疏為是

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注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揭其著明者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乃太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焉是五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疏)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祕注以為告至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注為考績燔燎柴此又為祭日柴不同者但巡守至岱宗之下有此三種之柴告至訖別有考績皆正祭之神別有祭日以為方明之主尚書與王制并此文唯有

陳氏祥道曰經言祭天而鄭言祭日經言祭地而鄭言祭月且方明以象上下四方而經傳凡言主盟者多稱神明曰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齊語桓公約誓于上下神祇則諸侯之盟非特指山川也鄭氏謂(疏)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其說無據

敖氏繼公曰謂柴之上而燔之升謂瘞埋也此皆順其性而為之蓋因上文遂并言正祭之法以明所謂禮者異于此也

張氏爾岐曰此言天子巡守四岳各隨方向祭之以為盟主于山言升于川言沈是就其處而舉此禮故知是王者巡守之事鄭前注云王巡守于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為此經說也

蕙田案此經自諸侯覲於天子以下論會同之禮此條謂王巡守覲諸侯之禮也王巡守諸侯來覲為壇壝宮加方明四傳擯皆與時會殷同之儀同但會同則有拜日及禮日月山川邱陵四瀆而已巡守則祭天地其禮尤大故特記之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后王制曰歲二月東巡守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郊特牲曰天子適四方先柴此巡守祭天與山川之明文經傳雖不言祭地然有柴又有望則有瘞從可知鄭氏據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因謂燔柴祭日瘞埋祭月但周禮禮祀實柴槱燎三者自昊

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同之謂日月皆燔柴則可謂祭日燔柴祭月瘞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燔柴與瘞自是巡守告祭天地之禮非祭日月以爲司盟之神不得與方明牽合爲一且日月天神非地示也祭天可以主日祭地必不可以主月祭天則日月從祀據祭義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言祭天可以包日月不得祭日月而冒天地之稱也王制鄭注以柴爲祭天告至其說最當賈氏遂以爲巡守有三種之柴則彌縫注家而失之者也

蕙田案以上大朝覲之禮

記凡侯於東箱注王即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

敖氏繼公曰經云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乃云天子衮冕負斧依則是天子登席于既設几之後也此云几侯于東箱其指未設几之前而言與

蕙田案此記凡

偏駕不入王門注在旁與已同曰偏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疏周禮巾車掌王五輅王輅以祀不賜諸侯金輅以賓同姓以封象輅以朝異姓以封革輅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輅以田以封蕃國此王輅者諸侯乘之爲偏

敖氏繼公曰言此者明唯王車乃入王門也凡非王車皆謂之偏駕

蕙田案此記車

奠圭於繅上注謂釋于地也奠圭時當以繅藉承之乃釋于地

疏侯氏入門右

欽定義疏此謂初執圭時斂繅繫組以入至入門右坐奠時乃開繅而奠於其上以相變爲文也然則擯者升亦當屈繅而斂之及升堂致命謁而侯氏取圭以升亦當屈繅而斂之乃垂繅開之以授王與王授王亦斂之乃以授宰然

則惟正行禮授受時方從執之其自外而入自下而升皆臥執之也

蕙田案此記奠圭

右儀禮覲禮